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

第四十二

16315
18015



163752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四十一

十三年

大明成化三年

春正月戊辰朔

御勤政殿設會禮宴野人知

中樞院事金祿尚哈李多弄介柳尚同介副使柳於麟介同知
事劉無澄哈都萬戶照麟可李都弄吾阿克哈等八人倭僧四
人入殿內侍宴餘各以類列坐庭下 命倭野人在殿內者進
酒在庭者上殿賜酒仍 命起舞○己巳以密城君琛兼五衛
都摠府都摠管改辨定院為掌隸院以鄭文炯仍為判決事○
戶曹據京畿體察使成奉祖啓本啓諸邑守令不盡字收之任
民失產業一邑流亡至百餘戶田多荒廢按大典戶口每三年
減十分之一者罷黜請令攸司推劾科罪從之○庚午 上與
中宮御康寧殿設王世子生辰宴內宗親及仁山君洪允成兵
曹判書金國光吏曹判書韓繼禧戶曹判書盧思慎工曹判書
任元濬刑曹判書成任承旨等入侍 特召崇義殿副使王循
禮赴宴謂循禮曰此在坐者皆予臣僚爾則前代之裔當待以
賓禮因命坐二品之列令進酒謂曰先代之後古有欲盡殲無

遺者予則不然隆爵厚祿以奉先祀期與咸休爾宜檢束以世厥家詩云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此之謂也循禮在麻田持身不謹故以檢束戒之仍命進秩又謂諸臣曰今中宮賢德可與唐長孫皇后我國神懿王后駢美矣無乃以予為溢美耶諸臣稱賀曰聖德難名○賜議政府宴命左承旨尹弼商賚宮醞往赴○辛未大司憲梁誠之上書曰臣竊惟天生萬民以食為命土養五穀以牛代耕故禮記稱無故不殺律文論宰殺有罪去牛以來外方農牛屠殺倍古京中市裏一日買牛不下數十皆用屠宰得利最厚以成風俗臣居南山之下目擊南山松木之事請以是反覆比之南山之松自定都以後培養七十餘年無慮百萬餘株初則街童巷婦竊負枯枝枯葉而爨之中則因造大倉稱枯株而伐之終則近山之人無問貴賤白晝成羣馱載生株或有造家者焉非徒造家車載燔瓦之聲流聞國中以此伐之幾盡纔餘人家園中數千株而已臣愚以為南山松木固不可無亦或可無中外牛畜耕食所資決不可無者也

夫大倉納穀之器也牛畜生穀之具也若無生穀之牛則雖有納穀之倉將安用哉昔者白丁未尺宰之今則京外良民皆宰之昔者多以為筵宴之備而宰之今則以市裏販賣而宰之昔者盜於人而宰之今則買於市而宰之白丁有數也而良民無數筵宴有數也而販賣無窮盜殺有數也而買殺無窮以有數之牛行無窮之殺於無窮之日必如南山之松盡伐而後已矣昔為宰牛賊今稱去骨匠間閭處處雜居為之大小隣里專不為恠如有用肉之事如取諸市持價而往求無不獲臣聞衆心安定謂之俗此風已成矣非大施刑罰無以止之自今限風俗歸正姑依軍法施行凡宰牛人勿問盜殺買殺不分首從俱即處死妻子全家徙邊告者以財產賞給自願受職者超三資叙用其容止富主家舍屬公士大夫則杖一百永不叙用庶人則杖一百全家徙邊三切隣及知情賣牛知情食肉者亦依上項施行官中管領外方勸農知情不檢舉告官者亦杖一百全家徙邊如是然後庶幾宰牛之風一變而農牛不至於絕種矣方今 聖

主在上賢臣在下言路可謂通矣而天日之下都城之松盡伐
無餘又農牛宰殺將至於盡臣每每痛憤不忍含默敢冒妄訐
之誚仰塵天聰伏惟聖慈恕其狂僭民生幸甚命下詳
定所○壬申御康寧殿王妃進豐呈召蓬原君鄭昌孫
高靈君申叔舟綾城君具致寬領議政韓明澮左議政沈澮左
贊成崔恒右贊成曹錫文都摠管洪允成金漑康純兵曹判曹
金國光工曹判書任元濬刑曹判書成任勿巨尹徹京畿觀察
使金瑋及承旨等賜宴於思政殿月廊命劇飲○上以黃
致身李好誠年老不堪掌兵罷都摠管○平安道觀察使吳伯
昌據滿浦節制使鄭山彙呈馳啓曰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野人
指揮沈尚同介等五人來言祖父沈者羅老事大國甚謹身死
之後絕不相通于今二十餘年今飽聞大國厚待我類仰慕風
化吾父所乙古與諸部落頭首會議欲遣子弟來謁于節度使
先使吾等來告發家七日乃到於此○癸酉傳于承政院曰春
初冰泮慮凌津梁者或至溺死其令該官禁冰泮并諭京畿

畿觀察使○禮曹啓率奉朝賀金修實行從二品職事請致賻
奠從之○甲戌宗親議政府六曹忠勳府外戚諸臣進豐呈
上與中宮御康寧殿受之內宗親及承旨等侍宴○禮曹啓
海運判官蔡潭奉使身死請致賻奠從之○谷城縣監李吉
芬上言臣偏母年踰六十乞與赴任從之○乙亥日暈○日
本國京城涖河源朝臣義堯遣僧道閻等獻土物并佛像一軀
對馬州守護代官宗盛直遣仇難洒毛求四書五經命以典
校署所藏送之○丙子以龜城君浚仁山君洪允成兼五衛都
摠管鄭沃卿兼司憲府執義王循禮行崇義殿使○聖節使戶
曹叅議金永濡來復命○丁丑金純福鄭希等進釵玉帶及
珊瑚樹純福太監金輔之父希大監鄭善之姪也從金永濡赴
明而還○以承傳不謹罷儀賓鄭顯祖勿巨尹徹宦官嚴敬之
等職○中樞府知事魚孝瞻以年前立春宴醉酒失儀上前
上疏自劾命火其疏○戊寅御交泰殿召高靈君申叔舟
綾城君具致寬左議政沈澮右議政黃守身延城君朴元亨仁

山君洪允成右贊成曹錫文都摠管康純尹士昕中樞府同知
事黃致身及詳定所堂上承旨等議置牧場訪溫井等事又
召行護軍田桐生禮曹佐郎李益培承文院副校理柳休復謂
曰凡人處易事皆能而至於難事非材則不能也近欲鑄寶劍
命兒宗宦官及金石梯等監掌鍊鐵皆不中用廣詢諸宰皆謂
汝輩可任此事古有寶劍切玉如泥者又稱干將莫耶冠絕古
今爾等博稽古制盡心監鑄因出古書講論冶鑄之法多所不
解乃命更加精考以啓○右副承旨魚世恭刷平安道流移
人物並覈守令等啓聞辭連者百餘人以甲士金從順首唱浮
言相率而亡斬之渭原郡守張瑞以橫斂入已理山郡守李擇
以濫刑皆為奴秦川郡守崔有容熙川郡守崔傳善江界府使
閔孝幹判官盧仲清肅川府使洪永江亦以不能存恤居民收
告身餘皆勿論先是二十餘年間平安居民以咸吉道為樂土
移居者甚衆前春上命尹子雲刷還本道無慮三百餘戶至
是覈守令科罪○平安道觀察道吳伯昌奉書于承政院以啓

曰滿浦節制使鄭山彙報曰野人李豆里來言建州衛居人等剽掠中原故不得貿鹽於遼東地面今春必將來求貴鎮請備鹽送之 命議于議政府都摠府回諭曰今來啓本觀豆里所言則建州之人既不得往遼東故來滿浦求鹽者必多若更來則語之曰汝等交通我國中朝所甚忌以今汝輩作耗遼東尤不可私通若中國聞之非徒咎我於汝亦甚不便汝之來款固我所嘉勢方如此姑勿來往如是開說亦須秘密耳話使彼知我憐佑不水絕之意厚待如例卿以此意速通山彙施行又命承政院馳書于山彙曰近因觀察使所啓備悉古納哈刷還中朝人物可昌介毅兵多郎介等回還等事凡聲息情勢所當詳知然亦不可無端詳問於彼必因便使自陳說不宜綢繆淺露為彼所測也○先是咸吉道觀察使吳凝奉書于承政院以啓曰平安道人民流移本道者今加現三百三十七戶計人口一千八百九十二請於來春分運勒還本土至是回諭曰平安流民尹子雲已曾刷啓卿又刷之大致搔擾甚為不便于

雲所刷者依去秋例差賢守令分運護送卿令所刷者並勿還本
各於所在著籍其中如有欲還者聽○傳旨兵曹曰碧潼甲士
李順白金義文等刷還流民有功可授賞職○傳于義禁府刑
曹曰予念罪囚久繫狴獄易致疾病其曲加救療○己卯者乙
山君今上親迎領議政韓明澮之女于永膺大君琰第命內
宗親及詳定所堂上圍繞○有告京畿富平府岬站里故判事
南汲家有温井者 命高靈君申叔舟右議政黃守身乘驛往
審之○司僕寺提調啓峨嵋山下芒兀里有古牧場基自平丘
驛西大川南抵大江十三里自虎岬寺北嶺南抵廣津三里周
圍築塲可放馬四五百匹請用京畿諸浦當領船軍及京中當
番步正兵築之牧子則以良民公賤抄定令廣州牧使兼任監
牧 從之○庚辰日本國九州都元帥源教直遣使來獻土物
○辛巳以右贊成曹錫文為慶尚道體察使刑曹參判鄭蘭宗
為副往審置鎮堤堰便否○壬午高靈君申叔舟等來復 命
啓曰臣等尋求温井未得大抵温井所在土氣必暖今掘地可

至尋丈土堅凍絕無泉脉所告似不實 命饋之○癸未有告
全羅道井邑縣有温井者遣宦官安仲敬往尋○乙酉承政院
奉旨馳書于京畿忠清慶尚全羅黃海咸吉道觀察使等曰頃
者道内居民等詣闕探籌或訴自已冤抑或言守令所犯令鄉
推覈慮守令及鄉吏等必咎告者或淹延或濫刑若爾卿當先
受其責其亟劾以啓○丙戌日暈如虹東西有珥南北有白
氣圍之○御華韓堂名孝寧大君補河東君鄭麟趾蓬原君鄭
昌孫領議政韓明澮左議政沈澮綾城君具致寬延城君朴元
亨左贊成崔恒仁山君洪允成吏曹判書韓繼禧中樞府知事
金旣禮曹判書姜希孟工曹判書任元濬中樞府同知事洪應
丘從直鄭自英工曹參判李芮吏曹參判慎承善及承旨等設
酌講藝文儒臣六典新舊條令又講儒生經書 命龜城君浚
及明澮允成等習陣以兼司僕為一廂内禁衛為一廂摠百餘
人用羽箭竹槍馳逐擊刺以決勝負又作行陣周雜宮城用形
名已而罷令明澮允成諭兼司僕等曰爾等精銳無不一當五

予甚嘉之更加訓練以一當十可也○丁亥日暈○幹朶里知中樞院事馬金波老等十人來獻土物○義禁府佐事鄭懷雅奏對不以實按律當徒 上以原從功臣只令解任先是盲人李玉山告富平有溫井懷雅以為妄濫刑取招 上召問而對以詐也○戊子阿克哈照麟可等辭 賜段衣各一領○向化兀良哈浪將家老遇馬興貴女婿宋孝根以宿憤殺劍欲擊賴他人翼蔽得免興貴即啓 上命都摠管洪允成鞫之將家老自牒曰臣之失酒所使也 上曰醉中事何足介論乃赦之○以閔貞蕪司憲府掌令○己丑世子觀放鷹于慕華館○御定王世子會講禮世子向南二品以上同廳分東西師傅東西相對行禮侍講院啓進講廳在闕內而世子坐向南於禮何如命議于詳定所○金麻尚哈等七人辭 賜麻尚哈段衣一領○骨者兀狄哈上護軍劉甫澄哈等八人來獻土物○賜河東君鄭麟趾几杖麟趾上箋謝箋曰乾坤大度曲遂羣生草木微皆謬活殊渥矢心圖報銘骨何忘伏念臣性本蠢愚學且淺薄隨

從靖難幸依日月之餘光繪畫凌烟得與山河之水誓未曉調羹之術空參專席之尊悠悠備負諾諾伴食白髮鏡裏常嫌素餐之譏綠野堂中敢期稀齡之過矧茲尚方之造乃及陋巷之居星使來臨天威咫尺行而柱立而柱實賴鳩杖之扶衰憑亦安坐亦安試信烏几之送老光動閭里喜溢家庭顧惟何功特荷優禮茲蓋伏遇主上殿下德侔覆載恩洽生成遠述帝王之宏規近遵祖宗之懿範遂令孱質獲被洪私臣謹當更礪初心永堅末節桑榆晚景雖未輸宣力之勞葵藿傾陽庶益殫祝壽之懇舊制文武官一品年七十者賜几杖以扶老此法中廢至是燕禮曹判書朴元亨建議復之○庚寅上為太宗世宗欲構報恩寺于獻英兩陵之側命營寺提調及風水學繕工監提調等往審基地○李多弄介劉無澄哈李都弄吾等十三人辭賜多弄介無澄哈都弄吾等段衣各一領○辛卯御交泰殿召領議政韓明滄綾城君具致寬中樞府知事金澆工曹判書任元濬戶曹判書盧思慎中樞府同知事徐

居正及承旨等設酌 命明澮致寬就前象戲又 命思慎與
龜城君浚象戲思慎勝 賜內藏環刀一把又 賜明澮致寬
等各一把謂曰劍是男兒寶物明澮寺叩頭謝謂明澮曰子與
卿化家為國卿其佑我堅疑之明澮免冠謝曰臣敢不罄竭駑
鈍然朝鮮億萬歲太平之策皆 聖筭獨運非臣所能補也今
居正進酒曰卿之文章予固知之但卿於文章未免有私心若
有一毫負才之心便是私心卿其知之致寬啓曰臣因審報恩
寺基回自 英陵至箭串見路傍有棄屍即 命刑曹漢城府
同往檢之乃江原道洪川縣人林萬也○柳於麟介等七人辭
賜於麟介段衣一領○賜中樞府同知李邊几杖邊奉箋
謝○壬辰承政院奉 旨馳書于江原道觀察使曰道內洪川
人林萬來京道死箭串本人居某村供某役今因何事上京其
詳問以啓○命高靈君申叔舟領議政韓明澮綾城君具致寬
等復審報恩寺基地○柳尚冬哈等十四人辭 賜尚冬哈段
衣一領○賜開城君崔濡几杖○咸吉道節度使康孝文奉書

于承政院以落曰距慶興二十日程甫所住嫌真照乙好兀狄
谷前此絕不往來今欲歸順因骨看李小通介請使轉聞回諭
曰今因李小通介所告已悉嫌真照乙好內附之意居遠而欲
來其意可嘉已語小通介曰來則撫之不問遠邇邇卿亦知悉○
大司憲梁誠之撰進海東姓氏錄○癸巳承政院奉 旨馳書
于全羅道觀察使曰察理使金瑋所囚指為強盜者事久難明
且無賊證論以強盜而久繫犴獄情甚可矜其速放遣○以宣
炯為黃海道觀察使炯武士然性廉簡○甲午 命高靈君申
叔舟領議政韓明澮綾城君具致寬中樞府知事金溉工曹判
書任元濬中樞府同知事徐居正等復審報息寺基地○乙未
申叔舟等回自 英陵作報息寺圖以進○承政院奉 旨馳
書于黃海道觀察使曰道內信川人朱松竹告縣東溫水沐浴
愈疾者頗多若有願浴者聽毋令加鑿○平安道觀察使吳伯
昌請以軍資米穀十八萬石賑貧窮民 上令戶曹議之戶曹
啓曰前此令諸道觀察使毋得請貸軍資然本道年前饑荒若

不賑佩恐民不聊生請姑用米二千石黃豆二千石雜穀三千石先給貧不能自振者以資種食待歲熟還收 從之○丙申御交泰殿召左贊成崔恒都摠管尹士昕吏曹判書韓繼禧兵曹判書金國光戶曹判書盧思慎禮曹判書姜希孟中樞府同知事徐居正都承旨申泐等設酌時永膺大君琰病劇只有一女未笄 上憐之親擇女壻得禮賓寺僉正具致洪子壽永授副護軍即令帶銀送至琰第 命士昕進酒仍教曰自古外戚未有不敗其身者汝以椒房之親無他異能位至卿相榮寵已至富貴已極爾當尋常戒懼卑以自牧毋以富貴驕人常以輔國為心爾雖不驕人自敬之士所頓首謝曰謹受 教士昕使酒醉則輒以庸言辱人 上之此教正中其病繼禧啓 上教至此恭徒外戚之臣所當服膺在庭諸臣亦所當慎又 教曰凡人之喪敗其身者或出己或緣他人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我言攸服勿以為笑又曰君子不欲多上人爾等慎之又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必先勞其

筋骨苦其心志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予持此語朝夕訓誨世子大抵人君或長於深宮富貴之中或起於草昧艱難之際其道不同日者有一公事予故為謬書以示政府詳定所承政院皆曰誠如上教殆甚不可昔有昏主有告者曰餅生於樹麥熟於冬皆曰是予豈若是主哉又令居正進酒因謂曰卿於諸家學亦無所不通予甚嘉之將授卿刑曹判書卿於公事勿拘常例期致刑措居正文學絕人尤善於詩 上語及文城令晨因妬手刃妓妻雪城令鐵丁居父憂令家僮強逼處女之事曰宗親之不自謹至此耶恒進曰宗親之妓妾所生不可盡信繼禧又進曰璿源錄不可據濫 上曰行當定制矣上方從容談話官者啓永膺大君琰疾革遂罷○以徐居正為刑曹判書成任中樞府知事李允孫同知事○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復河城尉鄭顯祖勿巨尹徹職○戊戌永膺大君琰卒琰世子第八子纔能言見花燭離作孩兒驚曰燭燒則當及孩兒不忍見也 世宗大奇之初封永興大君後改永膺 世宗鍾愛嘗

以琰託世祖世祖眷遇異於諸弟琰嘗患疾世祖軫慮凡
可以已疾者無所不至中使絡繹於道琰天資醇厚工書畫解
音律世宗嘗欲盡以內帑珍寶賜琰未果而薨及文宗即位
願帑賜之悉輸其第於是御府先世相傳之寶盡歸於琰財
累巨萬頗儉嗇不事侈靡母入侍謙恭謹恪鮮有過失世祖甚
重之世宗嘗擇宋復元女為配宋氏有疾世宗命去之改
娶鄭忠敬女世宗昇遐琰戀宋黜鄭而復合初以君父之命
去宋鄭又無罪可去而以愛憎黜納時議以此短之謚曰敬孝
夙夜警戒敬秉德不回孝側室有一子○己亥命刑曹判書
徐居正率相地官安孝禮李承旭等相永膺大君琰葬地于京
畿○庚子遣宦官宋重于忠清道修溫陽行宮仍命承政院
馳書觀察使少加修葺勿令煩民○辛丑上以永膺大君
琰卒撤膳政府及宗勳大臣等累請進膳不聽○進鷹使成
允文在明聞毛憐建州兩衛野人欲與海西達子連兵犯遼東
地面為書以啓御批示高靈君申叔舟領議政韓明澮綾

城君具致寬左議政沈滄巡城君朴元亨等曰夷狄之人天性暴戾常以爭奪為事其於同類亦不和輯比者作耗遼東得利頗多其心無厭更思窺覷苟為闖入之計則殆非我國之利也比如羣犬得食信然爭取及見豹共來吠噬又見大虎則羣聚而搏之豈非所見愈大而利心益動故耶今同類譬則食也遼東譬則豹也我國譬則虎也夫虎豹之所以困於羣犬者以其無備耳為今計者正當張皇邊事無為無備之虎使羣犬得以逞其謀也卿等其擬議以啓叔舟等啓曰備邊之策莫若休養士馬靜以待變至於戰伐方略邊將已有措置無容更議 御札諭咸吉道節度使康孝文平安道節度使金謙光觀察使吳伯昌等曰大抵軍國之道彼安心我慮心彼不靖我益靜今遼東與野人方構釁我當益靜而熟慮此猛將謀士立功之幾卿宜不忘致慮待命并審同封成兌文書又諭謙光曰京軍士等冰解後可即上送諭伯昌曰頃者卿所陳請來穀已令該曹量給卿可安撫賑貸勸課農桑勿令失時○壬寅政府及宗勳大臣又請進膳不

聽○骨看兀狄哈副萬戶金尚長哈等十八人來獻土物○宜
城君南景祐卒景祐為人性鹿麕率狂妄無一才技但以門蔭位
崇謚安胡好和不爭安彌年壽考胡○上以宣傳官等分受公
事久滯不啓 命永順君溥檢過十日不啓者○癸卯兀良哈
知中樞院事浪孑老哈等十人來獻土物○商山君黃孝源居
母憂病劇 上遣注書勸肉○命戶曹給野人中樞府知事馬
金波老同知事也多好馬多弄介等祿○初全州判官玄得利
與外甥生負柳陽春同赴文科會試陽春善舉業得利陰易其
卷子及榜出則得利中而陽春下第陽春知而訴之 上令臺
官劾之追奪得利紅牌陽春至訟庭與得利相詰言多不遜司
憲府啓請終其身罷舉至是陽春又上言乞赴舉 命禮曹議
之判書姜希孟啓曰陽春年少狂生不識大體不可以言語小
失終身廢錮且累次罷舉亦足懲艾請許應舉 上曰陽春之
罪若輕則前日之斷赫也若重則今日之赦非也竟 不允陽
春姦詐輕薄恃才傲物史臣曰得利之姦譎不足道也陽春貪

於媒進不顧天倫訟舅於官雖轉軻終身固無足恤宜勿償之
使薄行無狀之人知有所戒希益反以為狂生小失請許赴舉
亦獨何心哉○甲辰元良哈知中樞院事柳要時老等九人來
獻土物○先是前僉知中樞院事李全之狀告憲府云弟故錄
事惇之妻崔氏率十二歲女寡居行副護軍朴炯欲以其女為
妾強宿其家憲府劾之崔乃刻匠尹永和異父妹內隱今也內
隱今言我本惇之妻我自主婚以女為炯之妾非炯強之也率
其女往慶炯家時議以為炯實貪惇之臧獲欲取其女內隱今亦
聲言以炯為壻實自私之穢聲騰播憲府請炯罪炯亦上言訴
寃上以獨歸各炯為不可責憲府令刑曹更鞠之會赦而免
○乙巳日暈○御交泰殿王世子侍召高靈君申叔舟領議政
韓明澮綾城君具致寬兵曹判書金國光戶曹判書盧思慎禮
曹判書姜希孟工曹判書任元濬刑曹判書徐居正中樞府判
事金守溫都承旨申漸等設酌始進膳命世子進酒且戒曰
汝宜敬大臣不可慢也况叔舟等予之大臣汝之師傅尤不可

不敬叔舟俯伏頓首曰臣於世子無輔導之益但名師傅爾臣
自少濫蒙知遇攀鱗附翼侍從日久不足敬禮然以臣備員大
臣寵待若此顧臣無狀持何以堪今世子體 殿下敬大臣之
意思所以敬大臣之實則國家幸甚 上曰然即令世子行酒
於叔舟明澮致寬等○丙午承政院奉 旨馳書于咸吉道節
度使曰卿所啓被擄逃來唐人仇波弓老金甫田等可即上送
若復有有來者亦送之○遣通事司譯院注簿崔海管押被擄
逃來婦女每莊解赴遼東○丁未勿巨尹徹率徹寶城君容之
子初授銀山令改巨濟正後又改勿巨尹徹醉則眼睛不明方
言眼不明為勿巨故 上戲而目之因號為勿巨尹曉陣法善
博奕少以能奇正圖入見遂蒙 眷愛常居禁中及率 上悼
甚令勿即斂殯蓋真復蘇也○召高靈君申叔舟領議政韓明
澮綾城君具致寬延城君朴元亨等會詳定所勘校新制六典
○戊申三浦曉諭使滕安吉副使高台弼等率曉事倭人信益
溫信古羅表阿三甫羅等復 命安吉等啓曰臣等到浦之

日即傳諭曰汝等初因販賣遂居於此徒衆不多何故多聚無
賴之徒害我邊民曰彼無賴之徒之來我島主不禁大國亦不
禁吾何敢擅禁倭人初以臣等為誑又恐為島主所譴不肯上
來臣等曉之至切乃來○右議政黃守身以病辭職 不允○
上聞前忠清道觀察使李承召居憂病劇遣注書 賜酒肉醫藥
承召奉箋謝箋曰乾坤大造豈容一物之或遺草土微臣深蒙
睿恩之偏重措躬無地粉骨難酬伏念臣本以謏薄之才分
宜閑散謬當甄拔之用累歷清華蓋竊息尸祿之已多而轉福
為災之斯速禍延怙恃連逝兩月之間恥切殫壘永抱終天之
痛然猶神怒之未弭又值厲疾之相纏伏枕長呻指日待死豈
意大明之照俯憐小物之窮特賜仙醴珍羞俾活一朝之餘喘
兼以良醫善劑用收十全之奇功恩出非常喜同勿藥茲蓋伏
遇 主上殿下道大無外仁深曲成謂臣雖無裨益之能念臣
嘗有侍從之舊遂令屏質雜蒙寵私自頂至跟雖父母所生之
遺體由今暨死皆 聖主再造之餘齡臣謹當圖報國恩誓至

子孫而勿替仰祝 睿筭願配天地之無疆○以揚州府使洪
義達連川縣監辛壽聃留獄不決牛峯縣令朴崇之好興土木
並罷職○已酉以李坡為戶曹叅判李尹仁漢城府右尹鄭倅
司憲府掌令○倭人信益温等詣闕肅拜 上令都承旨申泐
宣諭曰三浦倭人稔惡至有殺害邊民劫逼萬戶擅耕公田者
作慝如此不可不懲予謂無賴之徒私忿所致且非爾等所知
置而不問今但致書爾島主令亟究作慝者痛懲使爾等明知
予意故召來仍命厚饋令禮曹遺對馬州太守書曰貴州隣
近我境國家憐撫一視同仁以至行商釣魚資生營業無願不
從貴州亦世篤輸誠貴州之民因商販而來願居三浦者聽其
留住與國民無異自是投寓日增歲甲寅我先王命通書先
島主悉令刷還先島主請姑留六十名曰徐當畢刷還此非他
意也良由此疆彼界既限滄溟宜自區別况商賈之人仍居他
國古所未聞此我先王與先島主長顧遠慮者也比來無賴之
徒不念我國生育之恩不體島主投款之誠去丙戌春遇我

興陽縣民採捕者卞叔京等十人于海劫殺李治又劫固城縣
民丁自守等十三人又於秋劫本縣民金乙等七名殺金乙及
金台景皆掠取衣糧什物具由啓聞 殿下特以自中因忤相
聞且是境外之人姑置不問近日來住富山浦者因睚眦聚黨
操兵劫逼萬戶又有擅耕公田者此皆三浦來居者新舊雜沓
久而生姦必致不靖不可不懲更具以聞敬奉 王旨可遺島
主書速令檢究劫害邊民劫逼萬戶擅耕公田者痛懲居三浦
者亦亟一如先約宜即敬遵 王旨施行俾人來聞所 賜物
件俱錄別幅別幅糙米五十石黃豆五十石虎皮二張蜜果三
櫃茶食三櫃松子一石燒酒二十瓶清酒五十瓶乾雉一百首
鴈十首遺守護代官宗盛直書曰近來島人累次劫殺我邊民
掠衣糧什物又因忿劫逼萬戶以至擅耕公田今具由以聞敬
奉 王旨可為書遺島主燕諭足下其詳在諭島主書宜即備
告島主一遵 王旨施行賜物俱載別幅糙米十石黃豆十石
虎皮一張蜜果一櫃茶食一櫃燒酒十瓶清酒三十瓶乾雉五

十首○庚戌日暈○御醉露亭西丘觀放鷹召高靈君申叔舟

領議政韓明澮兵曹判書金國光工曹判書任元濬設酌時有

告抱川永平等處寇盜竊殺略人物者 上遣金用達南怡

往捕之令都承旨申泐為書諭守令等曰其聽金用達等言抄

軍捕賊○辛亥 銜交泰殿白孝寧大君補高靈君申叔舟領

議政韓明澮綾城君具致寬延城君朴元亨左贊成崔恒兵曹

判書金國光吏曹判書韓繼禧禮曹判書姜希孟刑曹判書徐

居正中樞府知事成任大司憲梁誠之中樞府同知事丘從直

鄭自英戶曹參判李坡吏曹參判慎承善工曹參判李芮禮曹參

判李繼孫從容談話因出 銜制窺衡之量地遠近 令侍臣究其制

度皆莫知其妙○壬子 上不豫慮事多淹滯 命承政院非

關稟 旨常行公事與高靈君申叔舟領議政韓明澮等議定施

行○信塩源信古羅表阿三甫羅等辭 賜物有差○平安道

堤堰牧場給田使左參贊尹自雲副使行護軍崔適復 命諭

平安道節度使金謙光曰軍士屯戌依事目施行一甲士正兵

并一萬七千六十六分四番每番四千二百六十餘人四月相
遠一或合屯或分屯或散戍任卿酌定一除冬節別赴防一屯
兵用尹子雲審定之地及南道可屯處一冬節馬芻或令戍軍
或令旁近軍民備之○癸丑高靈君申叔舟領議政韓明
澮延城君朴元亨與承旨等就忠順堂議定庶事○江原道親
察使李尹仁馳啓臣敬依前降諭書以莫鹽鐵盆一百分付
嶺東鹽戶月收稅一斛以其鹽移給嶺西貧民如平海蔚珍等
處道里遼遠轉輸為難請於每秋從時直換穀納其邑備荒
從之○承政院奉 旨馳書于京畿觀察使曰道內廣州居入
朝宦者鄭善姪鄭芸伯等常加完恤又馳書于江原道觀察使曰
入朝宦者金得汝兄金龍生等常加完恤又馳書于忠清道觀
察使曰入朝宦者金興姪金淡往清州掃墳備給澆奠○幹朶
里僉知中樞院事文加乙巨來朝授都萬戶○遣僧學祖于金
剛山重創楡岾寺○甲寅 上猶不豫命世子臨決庶事高靈
君申叔舟領議政韓明澮綾城君具致寬等與議○戶曹啓向

者平安道觀察使請發倉賑民本曹據此啓已蒙允移牒然其
道饑饉太甚以四千石米豆必不周賑請加給米豆各一萬五
千石 從之○乙卯 上不豫移御華鞞堂○丙辰 上不豫
內醫金尚珍入宿于忠順堂○丁巳 召蓬原君鄭昌孫高靈
君申叔舟領議政韓明澮綾城君具致寬延城君朴元亨左贊
成崔恒仁山君洪允成吏曹判書韓繼禧戶曹判書盧思慎工
曹判書任元濬等設酌 命世子與叔舟明澮致寬元亨等就
忠順堂議定庶事○以山陰縣監孫纘祖軍威縣監郭自容代
納貢物禮安縣監鄭孝本用綾花紙塗壁並罷職○承政院
奉旨馳書于諸道觀察使曰玉石藥石凡寶物產處皆神氣所
鍾近者邀賞之徒不顧大體妄自掘取以致損傷山脉其廣行
知會毋令擅自掘取仍 命張榜于京中街里使人人悉知此
意○己未 御華鞞堂召河東君鄭麟趾蓬原君鄭昌孫領議
政韓明澮左贊成崔恒仁山君洪允成兵曹判書金國光吏曹
判書韓繼禧戶曹判書盧思慎禮曹判書姜希孟工曹判書

任元濬刑曹判書徐居正中樞府知事鄭軾及承旨等設酌
上論地理之說麟趾進曰地理之說與陰陽之說相似亦近
理然頗深妙非臣所能知也○庚申平安道觀察使奉書于承
政院以啓曰李豆里來言趙三波於正月間到山海衛本衛摠
兵官謂三波曰朝廷以汝等竊耗邊境使禹大人賫勅往汝界
汝宜速歸迎勅吾兄古納哈聞之使吾奔告故來又曰毛憐衛
兀良哈奴古帥二百騎屯丁毛里安將犯中原邊境會雪深乃
去又曰去年毛憐衛兀良哈作耗遼東之時建州衛人從者亦
多今聞明使出來自感以為中國與朝鮮合兵致討則我輩無
噍類大國兵馬動靜何如○辛酉 御華韓堂召諸宗宰及承

旨等設酌又召諸將習陣於內苑以漢城府右尹李尹仁為左
廂大將掌隸院判決事鄭文熙為右廂大將壽城都正昌中樞
府僉知事李亨孫左副承旨魚世恭為左衛將行護軍崔適兵
曹參議朴徐昌行護軍金用達為右衛將分左右廂為四衛衛
各五十人 上嘗以為兼司僕等驍勇絕人可以一當百將交

戰 名諸將問曰兼司僕十人出戰則幾人可以當之文炯率爾對曰十以當十 上不以為然令司僕二十人與一衛交兵用羽箭周旋馳射既而 上命兵曹判書金國光諭將率曰爾輩以習陣為常事莫肯用力勝負不決因促角督戰再交兵而罷 賜將士酒又命宣傳官等論難兵將說○傳于禮曹曰率永膺大君琰棺用長生殿壽器營石室厚葬之○箕城君柳子煥率子煥靈光人初名子晃避 睿宗諱改今名登卒未文科壬申拜承政院注書時 世祖平定內難號令諸軍子煥目承旨朴元亨曰國之大事在兵 王子豈得專之今日之事承政院當與兵曹共議行之左右竦然 世祖聞之笑曰注書不知事機然其言非凡因大器之遂然靖難功臣 世祖嘗曰子煥在靖難時謂予不可擅召軍士可謂有松柏操者矣累官至同副承旨都承旨尋拜吏曹參判封箕城君轉司憲府大司憲出為全羅道觀察使未滿 召還陞資憲以病卒子煥寬厚有雅量謙恭下人接人以誠人無毀譽然短於文章政事平生不食牛

冷氣熱鼻衄瀆死猶不近冷子煥微時遭母喪葬不如意每語
及流涕臨沒囑庶弟子光曰我欲改葬先母未就夫復何言我
死之後葬我於先祖塋側移安先母吾死瞑目矣言訖而卒謚
文襄忠信愛人文因事有功襄其妻尹氏宰相炯之女也性妬
悍效蕩自子煥生時潛結尼僧及卒略無戚容親屬奉柩下鄉
尹裝束若將隨往者發引之夕潛逃不往遂剃髮為尼遍遊諸
山面對諸僧受經或留宿聲言為亡夫薦福而實欲快意橫行
矣○中樞府知事李好誠卒好誠星州人生而骨貌異常及長
膂力絕人弓馬出羣頗知讀書解兵法中丁未武舉拜司僕直
長累遷至軍器副正出為巨濟縣令以有遷邑築城安民待夷
之功陞為僉知中樞院事歷工曹叅議慶州府尹八為同知中
樞院事以親老辭職 上嘉其志拜慶尚右道處置使至是以
疾卒年七十一好誠性勁直廉介善騎射兼達吏治嘗從崔潤
德北征為偏裨所向無前號飛將軍留戍塞上二十餘年熟知
山川險易故其攻守之時算無遺策及以親老遊宦南方十九

年憂國奉公出於至誠凡與人言未嘗不以強兵備邊為先若
戰艦牧場禦寇利民之策多所建明居官守職秋毫無犯不事
產業衣無重裘病革侍妾號哭好誠奮然曰古云男子不死於
婦人之手遂屏之謚靖武恭己鮮言靖性剛理直武然與嫡妻
踈薄有子居仁能武世其家○壬戌承旨等入內稟事 命世
子裁決詳定所堂上亦與議○兀良哈中樞府僉知事李多陽
介等十四人辭 賜物有差○兵曹據八道軍籍使金碩啓本
啓曰凡皂隸率用忠清全羅道居人差定道途遐遠羸糧往來
勢不能堪請以忠清道初面郡縣及京畿居人改定 從之○
戶曹啓京畿忠清黃海江原道觀察使啓請賑民米穀之數太
多且四道年前未穀稍稔不可悉從所請然貧民素無儲貯若
不賑佩必不趁時耕種請京畿給軍資新稻一千一百二十四
石忠清道軍資雜穀一萬石黃海道軍資新稻四百石新黃豆
一千四百石義倉新稻一千一百石新黃豆六百石江原道軍
資糙米三百石粟米一千石稻七百石雜穀二千石先自最貧

者賑之待歲熟償之 從之○前此承政院奉 旨馳書于平

安道節度使曰舊法凡本朝使臣赴大明時護送軍則一百名
迎來軍則五十名而今聖節使之往還也擅減其半至為不可
今可依法抄送節度使回啓曰臣照得舊例使副使俱行則給
軍一百無副使則五十若回還時則遼東每遣軍護送故迎來
軍例減其半臣觀本道地瘠民貧加以連年饑饉士馬俱困防
禦踈虞而比來迎送軍增額無等人疲馬斃迨將失業請自今
雖無副使之行如聖節正朝等使有方物則約軍百名進鷹管
押等使無方物則約軍五十名抄付休養士馬如有聲息則於
賊路要害處臨時啓聞增軍額迎送 命下兵曹議之兵曹啓
自今護送軍給四隊迎來軍給二隊若無方物則迎送各給二隊
定為恒式 從之○癸亥 御筆鞞堂召左贊成崔恒兵曹判
書金國光吏曹判書韓繼禧工曹判書任元濟及承旨等設酌
仍 召向化人及司僕等射候分左右以觀勝負貫鵠者三人
超資其餘不問中否並加一資又 命射小革貫者 賜弓矢

上請向化金尚美曰爾今老矣貌何若是其不颺歟即除嘉善大夫賜金帶又賜向化將家老衣一襲曰歸遺汝父將家老叩頭謝時將家老父浪子老哈來在北平館○甲子 御後苑觀放鷹高靈君申叔舟領議政韓明澮左議政沈澮綾城君具致寬延城君朴元亨戶曹判書盧思慎及承旨等入侍設酌出內廐馬三匹為注使叔舟等以象戲分朋賭之明澮沈澮思慎勝各賜馬一匹○乙丑兩雷震○賜高靈君申叔舟綾城君具致寬延城君朴元亨馬各一匹以昨日象戲不勝不得受故賜之○諭咸吉平安道節度使曰近日野人出沒遼陽胡騎侵軼河內中國東西為備形勢既張事將不靖中國不靖則我國亦不得寧矣苟不預慮安能應猝今觀毛憐建州海西之賊迭出勦掠中國雖遣人尋問終必不得要領矣賊性雖喜亂好利散處林莽終無統領故易制今既得利累勝於彼以貪利之心乘累勝之勢苟有誰何相襲為謀避難於彼乘易於此其勢何常古今事變多生慮外故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此正務農

積穀休養精鍊日不暇給之時卿素悉予意今更著慮○三月
丙寅朔上召見宗親宰樞設酌又召儒生等請論性理崔延
命金壽康對稱旨即除宣傳官又與鄭自英講論經傳上
曰諫官言事類皆是古法今自英稽首曰無傷也臣諫君雖曰
無若丹朱傲可也上曰卿言是○以黃致身李允孫行中樞
府知事成任蕪義祭府知事李暨行漢城府左尹李芮金尚珍
中樞府同知事安貧世工曹參判李念義慶州府尹李封同副
承旨申漉藝文館直提學貧世貞懿公主子時公主有疾以承
旨任劇特陞是職上欲除承旨難其人召封及行護軍韓致
義欲察賢否封先至申叔舟薦封年少才富上即除承旨
仍命進酒謂封曰子與汝父義雖君臣恩若兄弟子視汝猶子
汝亦視予猶父封季甸之子漉超遷是職兄漸為都承旨掌出
納銓注○丁卯御後苑召高靈君申叔舟領議政韓明澮左
議政沈澮綾城君具致寬延城君朴元亨戶曹判書盧思慎中
樞府知事成任工曹參判安貧世及承旨等設酌仍召諸將與

司僕等習陣以羽箭朱槍馳射擊刺以決勝負勝者賜角弓
○戊辰設耆老宴于普濟院 命都承旨申漸賚宣醞往賜
之○己巳日暈○都承旨申漸入內啓事注書慶俊隨之 上
曰此誰也漸曰注書慶俊也 上謂俊曰注書即他日之承旨命
饋酒○時 帝患野人作耗邊境使武忠賚勅到毛憐衛諭令
和解 上疑武忠欲由我界而還諭咸吉道節度使康孝文曰
審此事目施行一武忠若欲來見節度使便當接之於城外仍
厚慰曰體 殿下之意也言若干於公事則曰大人與我所管
公事不同非吾所敢擅便一若不得已入城之勢則聽一若
欲由我國而還答曰此非使臣來往之路前此無由此路到京師
者况無 殿下之命不敢擅許固拒之若久居而強之勢不得
已答曰當啓 殿下然此地距王城餘四十日程不可留待也
一若問今年野人往王城者何以接待答曰舊例野人欲往王
城者許之非自今年始亦朝廷所知也若曰野人之犯上國之
境者不可接之答曰彼輩所犯非本國所知但從舊例接

待耳○司譯院提調啓曰講隸官等因無褒貶不動鍊業請自
今殿最勸勵 命詳定所議之詳定所啓提調議是 從之○
世子觀放鷹于西郊○庚午 命世子就忠順堂議定庶事左
贊或崔恒兵曹判書金國光與議○諭平安道節度使金謙光
曰審此事目施行一武忠到建州路梗不得還則必來江邊卿
可速往滿浦措置一武忠若來求見邊將卿可量率軍士或百
或千渡江相見厚饋禮待一如使我國者且語之曰體 殿下
之意也一言若干於公事則大人與我所管公事不同非吾所
敢擅便一若欲渡江由我界而還答曰前此使臣無由此啓還
者况無 殿下之命不敢擅許固拒之若強之勢不得已答曰
當啓 殿下然此地距王城餘一月程路且險往還幾經兩月
固不可留待若猶強之不可拒則於城內館待一項者馬鑑來
毛憐衛請糧於會寧府節度使楊汀贈以稻米三十斗粟米黃
豆各五斛鹽二斛燒酒六十瓶猪十口雞三十首乾魚五百尾
海菜五百束文魚二十尾脯醢等物今隨所易備量宜加減不

可一依前數又令吳伯昌助辦卿可通議為之一若來他鎮卿
可往待又諭觀察使吳伯昌曰諭金謙光往滿浦待武忠若
來則厚饋請糧物則量宜備給其謙光所不能備者卿亦助辦○
戶曹啓黃海道軍需不贍京城倉庫充物請以忠清道丙戌年
應納京軍資倉糙米三萬五千石黃豆五千石漕運海州以備
軍需從之○慶尚道體察使曹錫文等啓曰臣等觀本道諸
鎮置軍便否若於晉州鎮合泗川鎮軍置二旅安東尚州兩鎮
設節度副使置二旅迎日鎮合寧海鎮置二旅東萊熊川兩鎮
各置三旅巨濟南海兩鎮各置二旅左右道節度使營各置四
旅則庶幾應援得宜兵勢益壯實為長策但南海鎮環海絕島
四面受敵而常以縣南城峴為賊路要衝悉軍以禦官府糧餉
兵器則皆在城中而無一人守之殊失措置請自今謹烽燧遠
斥候令軍士盡守域中又啓密陽府守山堤屯田農夫請以本
府居諸司奴七十名除番上役之農牛勿令諸邑分養而用屯
田之穀養於本府監考等如有盡心農務得穀萬石者論賞其

不致意所得最少者科罪又以省峴道察訪兼任監之皆從
之○戶曹啓平安道軍需最緊而所儲不敷近者本道觀察使
請募人納粟補軍資其價請以慶尚全羅忠清道軍資米穀換
給且本道去年失農民間穀種不足請將募納新穀比前貳三
萬石之數并計散民待秋稔以來先收從之○琉球國王遣
使獻鸚鵡○辛未道閭等拜辭因啓曰僧遍覽中原寺刹聞圓
覺寺塔為天下最願今日觀賞上曰師今飲酒日且暮可於
明日往觀即傳于禮曹曰日本僧欲於明日觀圓覺寺其在供
之○慶尚道體察使曹錫文副使鄭蘭宗復命○壬申命世
子就忠順堂議決庶事○中樞府知事李允孫率允孫溫良善弓
馬中武舉累歷知兵曹事節制使觀察使戶曹察判然識淺心
巧所歷無實政謚章簡溫克令儀章平易不懈簡子二鐵石鐵
巖○遺注書盧昫諭道閭曰師昔年來朝今又來忠款可嘉况師
年德俱邁所宜親見禮待第因事故不得如意今贈如來觀音
現相二圖及書帖等物又令文臣為詩送行副官人圓庵主及

伴從人等亦 賜物有差○書吏張致偽造戶曹及諸掌錢穀
諸司印信文籍得利甚多其黨吾亡末生等自首原吾亡末生
等罪○癸酉以李克培為廣陵君○甲戌 御華韓堂召高靈
君申叔舟領議政韓明澮綾城君具致寬延城君朴元亨中樞
府同知事丘從直鄭自英承旨等講藝文儒臣經書仍設酌
命特加刑曹正郎俞鎮一資會廣陵君李克培謝 恩召見命
除都摠管○乙亥王世子就忠順堂議定庶事○以鎮岑縣監康
懿滯獄連山縣監李洧檢屍不實益山郡守任浩然用綾花紙
塗壁醴泉郡守鄭宗周橫斂於民並罷職○正朝使趙瑾管押
使朴璘賫勅復命 勅曰去年十月王遣金永濡進白鵲一隻
十二月遣趙瑾進海青二連又遣崔敬禮進海青一連三閱月
之間三次進貢王之勤誠固為可見然朕即位之初已詔各處
不許進貢花木鳥獸况白鵲瑞異之物海青羽獵之用朕以稽
古圖治為用得賢安民為瑞於瑞物羽獵澹然無所好焉今於
王所獻置諸閑處而已勞王誠懇良非敬上之所宜今後勿

復爾也只宜遵守常禮進貢以王羅致此物豈不勞民取其咥
怨亦非恤下之所宜矣昔者周武王慎其德而四夷咸賓無有
遠邇畢獻方物然惟受其服食器用於煇燹則却之朕所法也
王詩書禮義之國豈其未嘗知此古訓乎王其忱念之○中樞
府知事鄭軾率軾羅州人司空可臣遠孫中壬子文科歷任清
要丙寅 昭憲王后之喪為國奠都監判官掌治陵室制度
世宗稱其有用之才歷議政府檢詳舍人累遷知司諫院事
世祖即位拜承政院同副承旨陞右承旨出為咸吉道觀察使
庚辰秋征毛憐衛野人軾悉管戎器調度倉猝而辦及渡江別
將千騎深入阿赤郎貴而還以功超資憲自後累典兵務皆稱
職 世祖益重之軾天性疾惡好善待交友接親姻一出於忠
實少從儒李克勤學終身師事之克勤沒事其妻待其諸子益
厚性宏闊不以非法干人有忤己者必怒罵之怒止輒忘謚景
武由義而濟景性剛理直武子一承賢○戶曹據江原道觀察
使啓本啓曰本道人民流移他道者今當農月還令刷還則中

途失業者必多請令諸道觀察使悉刷待秋還本給田復戶以
勸來者其不得已仍留者具由以聞從之○丙子上不豫
移御忠順堂○丁丑日本國一歧州鹽津留伊勢守源聞遣人
來獻土物○戊寅命承旨等八內議定庶事○先是慶尚道體
察使曹錫文等請蔡密陽府良洞驛前堤防作屯田命下戶
曹議之至是戶曹請如錫文等所啓從之○兵曹據慶尚道
觀察使關啓唐浦彌勒山烽燧軍吳仲山告二月初一日倭船
十二艘舉帆楸島向小智島請令諸島沿邊營鎮益嚴武備
從之○忠清道觀察使宋文琳據德平縣人趙無去里等狀告
啓清州屬縣德平在全義木川燕歧三邑之西自作一區距州
八十餘里居民之生糶徭役訴訟于州者羸瘠經宿弊固不貲
全義縣距此僅八里請割屬于全義以便居民上令戶曹議
之戶曹請如文琳所啓從之○己卯御忠順堂召高靈君
甲叔舟綾城君具致寬南陽君洪達孫詳定所堂上及都承旨
申漸等設酌召卑資監僉正崔顯元觀象監正安孝禮等論

難地理之說與印地窺衡之妙○承政院奉 旨馳書于諸道
觀察使曰漆最切於用栽種之令已悉而官民不喜封殖甚不
可自今春分以郡縣大小定株數勸課培養每歲抄上計將差
人驗實又諸邑箭竹所出之地率二分錄籍歲斫一分今年則
欲看品可於諸處斫擇二百箇書某邑某地所出以進其餘及
後年所斫並入其邑錄數以啓○庚辰 御筆韓堂孝寧大君
補蓬原君鄭昌孫領議政韓明澮綾城君具致寬左議政沈滄
延城君朴元亨左贊成崔恒右贊成曹錫文左參贊尹子雲仁
山君洪允成兵曹判書金國光吏曹判書韓繼禧戶曹判書盧
思慎禮曹判書姜希孟工曹判書任元濬刑曹判書徐居正中
樞府知事成任同知事丘從直洪應季芮鄭自英大司憲梁誠
之戶曹參判李坡禮曹參判李繼孫及承旨等八侍 召宗親
及藝文儒臣成均館儒生醫學人等講所業仍設酌 命世子
行酒于諸宗宰雖秩卑者皆親與之日午命罷只留藝文儒
臣等講 御製印地儀頌其頌曰敷始於一終於十百千萬億

無窮極陰陽由是相交構萬化紛紛世道立天入地理卜筮學
吉凶消長悉前察緣故偶作印地儀尋山貢水可準則中極不
動射四六四正分布居四極趣正尺寸知交度節變遠近量圖
局回轉相照又相承巨細無遺能事畢儒臣等無一曉其義唯
成均司藝俞希益直講金紐宗學導善李孟賢司誨李陸禮曹
佐郎李益培等稍知梗槩會咸吉道都事曹克治來肅拜 召
問邊事時講論猶未罷成均學錄金礪石年其少 上問曰汝
姓名誰登第何年凡人年少則驕心易生嗜欲難防 命崔恒
書母嗜飲酒母驕矜忍嗜欲十字親押以賜觀象監正安孝禮
早資監僉正崔灝元亦將印地儀頌各執所見務為求勝作氣厲聲
責鄙俚○時盜官物未准徵納者多繫獄漢城府錄名并載未徵
物數及始囚年月以啓命大臣議之領議政韓明澮左議
沈澮右議政黃守身議未徵之物不可虛棄宜督徵高靈君申
叔舟議囚繫累年自身亦立親屬家產盡蕩雖日督索終不能
償宜隨其未徵物數多少決杖定役延城君朴元亨議臣議與

叔舟同但元罪科斷時已決杖今又杖之恐未可宜計未徵
物數多少差等定役綾城君具致寬議贓物甚多終不得盡徵然
其中受贈之物雖不加徵無損於官如國庫盜贓不可不督徵
上曰衆議皆可然推其源則官吏之過也其勿徵焉○辛巳
傳旨刑曹曰凡將牌衛將部將親授受於承傳宦官承傳宦
官須備二人乃得出納其法已立今衛將不親授受而授之部
將部將亦不親授受於承傳宦官付諸別監而李得守安仲敬
等任然出納略不檢察其囚鞫以啓○壬午承旨等入慶會樓
下議定庶事○癸未 御忠順堂設酌臨瀛大君璆高靈君申
叔舟詳定所堂上左承旨尹弼商兒宗等入侍○命成均直講
金紐司藝俞希益宗學道善李孟賢司誨李陸禮曹佐郎李益
培觀象監正安孝禮等往英陵試以印地儀量地○甲申 御
忠順堂詳定所堂上及承旨等入侍 上欲於京都置雜色軍
急召漢城府官吏考號牌籍悉數京中公私賤男丁又令諸將
各舉可堪領軍者若干人○宗簿寺啓舊制宗親婚嫁男女年

相長六歲者不許相婚或有厭與宗親婚者輒減其子女年歲以避之且宗親或喪室改娶安得處女年過三十者為配若爾率老於鰥終必絕祀凡士庶人雖相長十餘歲者亦相婚嫁請勿用舊制 命下禮曹議之禮曹請如宗簿寺所啟 從之乙酉 命聚藝文館承文院儒臣及吏兵曹郎官筭貲等于慶會樓下數公私賤人口使高靈君申叔舟詳定所堂上歡承旨申泐等監之○丙戌高靈君申叔舟領議政韓明澮詳定所堂上都承旨申泐等計公私賤口於慶會樓下 召入內饋酒○清城君韓從孫卒從孫清州人選入內禁衛中武舉 世祖為中外都統使大閱于東郊從孫為中衛將 世祖出入行陣諸衛將守門者無敢止之獨中衛守門者距而不納 世祖問其故守者曰軍中皆聞衛將令不聞他令 世祖名賜危酒大加褒獎 世祖即位與佐翼功臣封清城君終孫好色使酒至是暴卒 上命勿斂殯冀其復蘇也謚安襄好貨不爭安因事有功襄○先是平安道節度使金謙光馳啟曩論臣甲士正兵并一萬

七千六十六分四番四月相適每番各四千二百六十或合屯
或分屯或散守臣觀本道正兵祿甲士之例無祿從軍艱苦莫
甚况自去冬至今春別戍江邊不得休息若自今春分番戍守
則恐歲荒乏糧人馬疲困請待秋稔屯戍且今有聲息其有武
藝才堪領軍而屬別侍衛者請依甲士例勿番上戍江邊回
諭曰頃所諭屯戍事既委於卿不必更稟然始開當番軍士放
散之端恐未輕易卿可熟計之且別侍衛如有才堪領軍須留
本道者錄名以啓○名右贊成曹錫文茂松君尹子雲西原君
韓繼美廣陵君李克培等會賓廳據地圖議諸道可置巨鎮處
○戊子平安道觀察使吳伯昌馳啓進鷹使成允文迎來軍帶
領義州軍官林貴枝來言本月十八日行軍至通遠堡唐人李
海家北遇賊結陣以待賊前鋒一人抽矢而射我等亦發一矢
并神機火箭賊却立曰汝是高麗人我是李豆里麾下浪思和
非敢戰也只要相見耳因索酒與飲曰海西衛千餘兵屯于白
塔毛憐衛千餘兵屯于連山建州衛五百餘兵屯于通遠堡道

途甚梗請勿入歸 上命申叔舟草諭書諭伯昌及節度使金
謙光曰今見啓本已悉東八站路梗可令邊將細探賊去留然
後擇良將精卒量加前數入送迎來 諭義州牧使禹貢曰我
國之人本精於射而賊不能射以我敵賊猶千鈞之壓卵近日
邊人未知賊情恒惴畏縮今軍官林貴枝乃能以半敵倍令賊
畏避雖無顯功其勇志可嘉又嘉卿能任人特命超貴枝一階
又賜襦衣弓矢兩具卿其傳給又諭謙光曰今見觀察使所啓
成允文迎來軍到通遠堡遇賊交戟豆里管下思和在賊陣首
唱和解若豆里來則當語之曰爾前日頻來報變固知向我國
誠意今聞爾管下思和遇我人於東八站前路不敢相敵益知
爾誠仍給布穀益以勵其意時伯昌秩滿當遷領議政韓明澮
啓曰今西北多事伯昌備諳本道情勢請仍任 上良久曰若
伯昌死則如之何對曰死則已矣如東西兩界宜用諳鍊者久
任 上從之明澮又啓曰若仍在宜增秩以勵其志又 從之
命陞嘉靖仍諭伯昌曰聞卿盡心字撫西人賴安予甚嘉之卿

今考滿乃令仍任第念卿又勞特命陞階卿體予意益勤乃職以壯西藩○已丑咸吉道節度使康孝文馳啓嫌真兀狄哈柱同於等四人入慶興槍去人二口牛四頭 命高靈君申叔舟草論書回諭曰審此事目施行一語李多弄哈等曰汝等今方特蒙上恩而柱同於等無故殺掠我人畜乃曰怨麻尚哈不達我意於慶興使我不得如京朝謁故敢爾凡汝類如有所言皆得自達於邊將何獨柱同於不能自言而必使麻尚哈傳告耶怨麻尚哈而殺掠慶興之人是又何理也汝等速往拿致柱同於以報 上恩且柱同於以甚無理之事輕犯大國大國其終容忍不討歟若於禍之未作縛致謝罪則禍猶可止不然吾未知汝類之存亡也其速圖之無貽後悔一今雖刷還頭畜母示嘉尚之意督索埋葬錢一拿來則囚禁以啓○以韓致亨為掌詩院判決事南倫全州府尹○傳旨司憲府曰金遷納稅時淨業院奴金末生等代納之物本非勒令納之而挑平正末生妄劾之刑曹更不勘檢按罪其鞫刑曹該負以啓○庚寅江原黃

海道巡察使韓繼美忠清全羅道巡察使克李培等辭以審置
 鎮便否也○以中樞府同知事鄭文炯僉知事韓致義壽城正
 昌左副承旨魚世恭副護軍李克均行副司直姜眉壽李克均
 獻納曹幹直講金紐著作李仁忠兼宣傳官 傳曰燕閑之間
 無可與語者自今兼宣傳官二人更日直宿以備顧問○悉籍
 京中諸司胥徒僕隸及五部坊里人凡七萬六千三十六分部
 伍於諸司置十九旅於五部置一百三十旅二人為正軍三人
 為餘保二十五人為隊隊有正五隊為旅旅有帥三旅置一將
 將凡四十人將彌里將軍彌雜色軍將則分番宿衛每二十人
 相遞授西班職至從四品而遷旅帥隊正則依正兵例考仕加
 階授從五品影職即日授里將二十人○壬辰罷京畿觀察使
 金瑋都事尹起璠以節物闕供進也以李季專為京畿觀察使
 ○命囚昭格署令朴時衡于義禁府獄儒生李伯弼與時衡同
 縣受業令雇人黃白同告云時衡嘗丁父憂在鄉與前判官李
 丙奎云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語涉誹謗○癸巳里將等謝恩

上召見饋酒仍教曰法立之初竭力奉公撫士卒以息○傳旨
義禁府曰點檢廂庫財物虧欠頗多其劾監掌宦官尹彥申雲
金壽敬安忠彥宋重黃思義金潔金孝江等以啓○平安道節
度使金謙光馳啓請擇壯勇人十餘名送通遠堡等處探賊去
留送成允文迎來軍即回 諭曰孤軍深入恐或生變勿遣斤
俟自然知之矣○甲午平安道觀察使吳伯昌馳啓曰本月十
八日野人李豆里與其子雪胡赤來滿浦言曰前此禹天使來
我地面留吾兄古納哈家凡五日本月初九日往吾乙面吾從
行十四日乃還則奴斜往逃去願於境內跡得請之甚切故不
得已許之二十一日加也之洞探候軍洪仁奎告云野人騎者
二人步者二人當日黎明由三歧路而往必是李豆里擬斜往
等歸也○乙未盜入昌德宮竊侍女衣服 命閉城門大索一
日不得聞峨嵋山中羣盜竊伏 命大護軍崔適率軍往捕亦
不得而還

好

世祖惠莊六王實錄卷第四十二

夏四月丙子朔 上御交泰殿召孝寧大君補蓬原君鄭昌孫
左議政沈澮延城君朴元亨左贊成崔恒左叅贊尹子雲仁山
君洪允成中樞府判事金守溫兵曹判書金國光吏曹判書韓
繼禧戶曹判書盧思慎禮曹判書姜希孟及承旨宗親等設酌
松峴正堅信承文院正字朴叔暢衛將柳均兵將說又講成均
司成林守謙儒生醫譯學人所業會觀象監正安孝禮軍資監
僉正崔灝元等進 英陵山形圖 召見饋酒仍問易傳繼之
者善成之者性之義二人各執所見以不經無實之言作氣厲
聲強聒不已 上哂之孝禮嘗以不孝不得齒於人稍知陰陽
地理術好口辯理雖曲語必有序每與灝元相求勝雖同業視
若仇讎世皆謂鄙夫而 上亦以俳優畜之鎮南君從生坐玉
山君躋之下 上問左右曰從生坐何卑對曰以職次 上矜
其年老秩卑 命超階令躋解所帶金釵帶以帶終生 上謂
宗宰曰我於酒荒色荒本無之但於是默則不然無玩好之心

然不至於荒雖不若酒色為累之甚亦甚無益即命罷左右
鷹坊○義禁府啓惠民署錄事姜元老告叔父巨信謀危社
稷今按驗無實當坐誣請依律斷罪命杖一百為奴○戊戌
日本國住臣大友小佐衛門等五人來獻土物○己亥承政院
奉旨馳書于密陽府使曰府治西威塩洞產紫金禁人採取○
右議政黃守身以病上書辭職上親題書末曰是何言哉○
加鎮南君終生承憲大夫○改司饗房為司饗院始置祿官○
兵曹啓賤人彎強弓一百二十斤者屬彎強隊六品去官如講
武打圍巡狩騎從者日給仕五步者一又觀射中百步侯者給
二十貫者倍騎射中者每矢給五仕滿一百五十者屬壯勇隊
七品去官每歲抄中數最多者去官從良并彎強壯勇兩隊以
一千三百五十人為額十五分之一給遞兒職九十從之○庚
子兩電○高靈君申叔舟綾城君具致寬上黨君韓明澮工曹
判書任元濬刑曹判書徐居正等復命議改葬英陵命
叔舟等往京畿卜地至是還召見出新造紫金杯酌酒飲之

又示英陵山形圖仍 召安孝禮崔灝元等辯論吉凶孝禮曰
凶灝元亦曰凶孝禮曰吉灝元亦曰吉皆舍糊不明言吉凶
命囚義禁府獄並罷職 上謂繕工提調盧思慎金溉等曰水
膺大君琰妻欲於墓側大營佛刹請材木其費過多予雖不吝
惜但乖事宜不可苟循所欲卿等可量宜以落○初金龜石之
妻李純之女也早寡其族延昌尉安孟聃之奴舍方知者無鬚
貌類女善裁縫衣女服曾通一尼尼與李為隣舍方知因得入
李家遂見寵昵常在左右飲食同器坐卧同席衣服同色皆窮
極奢麗奴婢事之如家主隣里雖知李殊不愧醜聲騰播臺官
糾之 上令承政院按驗以不可污辱士族欲釋之吉昌君推
擊力請治罪 命下舍方知于義禁府獄覈實尋付純之區處
純之掩護不懲置諸村莊李托浴溫泉往從之及純之卒舍方
知復入李家如初憲府之按也令女醫驗視果夫也純之語諸
宰相曰憲府何刻也其根乃贅也赫真也時人譏之曰俗號
女贅為贅郎李公發明真發明至是韓明澮啓曰舍方知復

入李家醜迹尤著請流遠方 上曰前既不問今亦姑舍之申叔

舟與沈澮進曰舍方知曾通一尼尼遂長髮其情可知請無留

都下久汚風俗洪允成曰臣與韓繼禧盧思慎等共聞之此事

實非虛偽也叔舟又曰外間傳言昧舍方知乃西房的也俗館易於西房

因號女塔 如此人江湖紀聞亦有之 上謂徐居正曰卿亦知

之乎居正對曰果有之其辭曰在天之道曰陰幽陽在人之道

曰男與女此人非男非女殺之無赦 上謂左承旨尹弼商曰

此人非人類當逆諸遠裔不與同中國可求屬外方邑奴李家

贖於金有一子名由岳為河東君鄭麟趾女督嘗泣諫其母遂

不見容○辛丑以韓明澮為上黨君黃守身領議政崔恒右議

政曹錫文左贊成尹子雲右贊成金礪行左叅贊金國光右叅

贊兼兵曹判書盧思慎行戶曹判書兼弘文館大提學姜希孟

行禮曹判書兼成均館知事徐居正刑曹判書兼藝文館大提學

慎承善吏曹叅判兼藝文館提學國光性無介不拘小節貪

名多○命義禁府屬舍方知新昌縣奴且令其官存恤無致失

所又傳旨義禁府曰遷 陵大事而安孝禮崔顥元等不自
詳審輕說吉凶其鞫情以啓○移御于昌德宮○壬寅以圓覺
寺塔有舍利分身之異又於景福宮後苑甘露降百官陳賀
下教赦強竊盜濫刑官吏外流以下罪謀反緣坐盜濫刑官吏
外徒流付霽悉皆放免收告身者還給降資者復資○癸卯圓
覺寺塔成設燃燈會以落之○平安道節度使金誼光馳啓野人
李豆里與其子胡赤為唐人汪仲武所殺仲武常從正統皇帝征
虜皇帝陷虜庭仲武被擄轉賣為豆里家奴改名斜往與被擄
漢女三姐黃夜逃來至高沙里堡豆里父子尋得之以歸未至
家宿草野仲武伺豆里等熟睡以斧並擊殺之遂與三姐還至
涇源郡命作事日回諭曰一李豆里遇害事不干於我不必綢
繆更問使仲武等疑惑一豆里族類麾下若來問當語之曰豆
里父子前月十八日尋逃走奴婢到此未得而還後六日男婦
二名到涇原江邊為邏卒所獲問之則男名汪仲武婦名三姐
皆稱唐人三姐言仲武殺豆里父子事甚悉仲武雖諱之觀其

情勢殺害無疑即具由以聞時無回答且曰豆里等向我國誠
意甚篤不幸至此聞之驚痛如是慰籍之若請還仲武等答曰
夫知朝廷處置不可擅便遂給如例厚饋仍問遇害狀丁寧反
覆以示哀恤之意使彼感動一給糧鹽亦稍加等焉約以待朝命
回更來一暑有建州人不知豆里遇害而以他事來者當以實語
之且曰我怜其死即欲諭其家知之慮汝等見我人驚疑故不
敢汝今回語其族類○甲辰 傳旨義禁府曰宦官張富李存
曹珍等以差備奴闌松輦供饋不謹移文大倉都監擅囚家僮
而大倉官吏承宦寺牒違法遽囚並劾問以啓○平安道觀察使
吳伯昌馳啓曰善州牧使禹貢遣甲士金南等入彼界探候至
獐項道逢漢人沈貴等貴云元良哈三百餘兵嘗寇通遠堡今
又來圍分兵四百餘剽掠夫兒胡里下豆多里路梗如此慎勿
徃貢包今松江諸鎮整兵以待臣以曾降諭書令諸鎮勿遣孤
軍斥候故霧貢擅遣之罪且移文節度使加抄軍士令護三島農
民即回諭曰前者累諭以勿遣斥候而今貢擅遣之又令水

上諸鎮整齊軍馬卿又移文令加定護農軍此賊未至而先自
騷擾取笑犬羊是何舉也且戢威不動審勢善處○乙巳命
賜補奴婢二十口代加族親三人各一資其餘圓覺寺造成提
調判經都監提調亦代加族人資郎官陞職有差副提調尹岑
陞嘉善○丙午百官以圓覺寺有雨花舍利瑞氣之異進箋陳
賀以兩命停下教赦強竊盜濫刑官吏外流以下罪謀反緣坐
盜濫刑官吏外徒流付處定屬者並放免收告身者還給降資
者復資敗船稅貢虧欠者牧場牛馬病故者勿徵在官者各加
一資○丁未傳旨掌隸院曰私奴舍方知今屬公賤以年歲
相准者充給其主○宦官柳漢等六人上言今百官加資時吏
曹以臣等不在百官例不許進階臣等悶焉上以漢等濫希
爵命令降資又宦官金亨孫等四人上言臣等以不與加資訴
于吏曹不聽理臣等具由上言緣奉傳宦官文仲善誤啓尚未
蒙恩即命下亨孫等于義禁府並杖一百充本鄉軍○黃海道
觀察使宣炯啓曰時方力農麩麥不稔願以軍資米穀賑貸

命下戶曹議之戶曹啓曰穀久陳則無用可擇最陳雜穀一萬斛以償待秋收之從之○戊申以韓致仁為西川君提川君蓋兼五衛將閔暉慶尚右道水軍節度使○己酉日暈○咸吉道觀察使吳凝馳啓曰訓春住兀良哈吾老土到慶興告曰本月初一日遇骨看兀狄哈於朱乙温水邊兀狄哈曰厚羅土島有船十三艘到泊臣意其曩者兵曹所知會慶尚道唐浦現形倭船來也本道自安邊至慶興十九邑民皆濱海而居今賊變猝至雖勅兵備禦勢不能支况當農月番休軍士亦難盡舉赴防即令沿海居民窺覘賊變挈家逃避仍移文節度使康孝文嚴候望固防戊回諭曰厚羅土島到泊船即何以指為唐浦現形倭船也遠涉諸道乃至於彼似無理矣卿因虛捏聲息馳驛移文諸邑使民挈家逃避動擾民心甚為不可卿速鎮定慎勿騷擾又以此意諭康孝文○庚戌召儒臣雜學人等講所業○咸吉道節度使康孝文馳啓曰中朝武大人奉勅到毛憐衛刷還被擄人物又啓曰臣令野人柱同於還所搶去頭畜不肯

發還曰須待聖旨親自持進○論平安道節度使金謙光曰建
州衛人若來問朝廷何以處汪仲武答曰朝廷以仲武夫妻雖
殺豆里父子原係唐人必將押解若請還仲武等答曰朝廷固
知豆里最效誠於我今豈愛仲武哉出於不得已耳朝廷既有
處置吾等安能擅便權辭慰荅且以己意贈綿布鹽米及紙○
辛亥日暈○上嘗欲構無逸殿材已具重用民力罷之○上覽
資生經紙多破裂意弘文館所藏書籍不謹守類此命蛇山
君顯注書慶俊往閱之得破裂書冊一笥以啓下官吏于刑曹
鞠之○壬子平安道節度使金謙光馳啓曰李豆里姪子指揮
時應巨等來見豆里父子遇害處扣頭泣曰必為奴隸所害夫
復何咎 上命左承旨尹弼商賚事目即往平安道區處汪仲
武○甲寅 上與中官御後苑新茅亭詳定所堂上及諸將承
旨等八侍 命鄭文炯為大將率兼司僕數十人驅逐苑中禽
獸令崔滴等善射者十一人射之文炯棄其所領軍而來 上
以為失律罰之以酒拿致囚人朴時衡元告李伯弼等于亭下

命承順君溥具致寬崔恒洪允成申泐魚世恭問事情二人
所言抵牾竟不得情 上親問俱以前辭對 傳曰捶楚之下
何求不得以予方與宰相論話肆不更問爾各自愛務實厥辭
還下義禁府仍 命入侍宗宰射侯文炯中之 上褒義司僕
將河友明在將列年齒最多猶能射上曰不意卿尚善射予
非爾父之友乎友明對曰臣父嘗備侍從臣亦蒙恩至此圖報
末由命進酒友明古相演之子也諸宗宰以次迭起為壽日暮
乃罷○丙辰高陽縣人別侍衛宋因禮與其弟錄事由禮不相
能由禮奉母朴氏以居常扼其兄一日母令由禮書因禮不孝狀
訴於官曰我倩人耘田因禮驅之使治已田我田禾稔因禮使
我不得收而自收我欲將此不孝狀理於官而因禮扶我衣止
之曰汝垂老食子乎請致於法朴時年八十餘人多疑由禮誘
母陷兄故留獄不決者四年刑曹啓曰觀因禮之母招辭及証
人所供不孝甚明而因禮不承請拷訊 傳于承政院曰因禮
之獄軀命所關不可遽決不如問其母而為生殺耳都承旨

申泐名其母詰之其母暴揚子惡不少佩泐具啓上曰不孝之罪斷之何刑泐對曰在律當斬上曰不孝之罪不容正此即命輟之因禮有妻女自因禮繫獄奉食甚謹盡賣其衣及因禮毋詣闕暴因禮過惡女號泣曰大母必殺其所生歟因禮就戮女謹守尸三日以其衣拭血綴其支體收歸觀者莫不哀之○左副承旨魚世恭啓曰昨日鞫問崔灝元時灝元言吾學雜技為上所知死固宜矣請問其情上曰灝元之言非誇其術業之能則必辱我不出此兩端持此以問庶得其情○丁巳初命罷諸營繕唯都城修築及慶善殿舍元殿興天寺補葺之役不罷至是大倉都監請勿停役上怒甚即令承政院拿致鞫問亦舉諸司不停役者悉囚義禁府名大倉提調曹錫文金既金國光盧思慎等責其不用命亦以承旨李壽男姜子平等稽下停役之命深責之命罷壽男子平職○以都承旨申泐代吳凝為咸吉道觀察使令即帶金進酒謂曰吳凝妄疑倭船到泊令民登山竄伏騷動民心不可付方面之任卿徃代

之○戊午承政院奉旨馳書于平安道節度使金謙光曰見卿
書知始為分屯之計何晚也其尤不可者欲屯兵江外也野人
出沒無時侵掠中原今我屯兵江外則野人畏我而縮是取怨
於野人也中國疑我而備是構釁於中國也大抵以敵攻敵兵
家之能事卿何不思之甚也若義州護農軍則例事不可廢也
卿其斟酌措置○庚申日暈○御集祥殿欲選承旨而難其人
召丙承錫金永濡申末舟慎後甲韓致亨慎先庚權城具達忠
李崇元權孟禧朴安性韓致義韓致禮閔貞趙秋李克基李恕
長金永堅李克增李克墩鄭孝常李吉甫金順命趙安貞崔悌
男鄭崇祖安訓等 上臨軒問以經術吏治○壬戌日暈○別
侍衛金貴知以事往咸吉道坐濫乘驛騎繫獄其妻訴吳凝康
孝文與都事守令携妓燕飲濫刑 上謂承旨等曰凝孝文所
犯令申泐覈之乎別遣人乎僉曰觀察使所管事煩別遣為便
上曰誰可者僉曰刑曹正郎孫旭可 召旭教曰委方面之任
而不赦小過非待大臣之禮然燕飲之罪則可貫濫刑之罪雖

經大赦不可不覈○有人告毀銅佛像匿賣取利者即命宣
傳官金利貞承傳宦官安仲敬率軍士往捕其家得首謀李厚
等三人驛連十餘人終夜鞫問竟不輸情○以尹弼商為承政
院都承旨魚世恭左承旨李封右承旨韓致亨左副承旨權孟
禧右副承旨李克增同副承旨申泐咸吉道觀察使李德良行
會寧府使時吏曹判書韓繼禧以病在家叅判慎承善掌銓注
上以為注擬失宜收落點單字只除此人等○癸亥閉城門索
李厚餘黨○命咸吉道觀察使申泐仍行都承旨事以待尹弼
商還仍賜泐衣服弓矢上謂泐曰不及限受號牌者頗多
皆從法徙邊否泐對曰法令當守以信上曰爾言是矣然豈
可盡驅愚民而徙邊乎當退限犯者無赦○召承旨等議事
上曰日者今平安道節度使屯兵塞上邊圉可謂克壯然軍需
不裕予欲使內地之民佩義食穀者還償于邊邑於卿等意何
如其各熟計陳之泐獻議曰凡告糶者必皆貧民食且不給越險
轉輸其能堪乎况當告糶之時不知遠輸之令則得無幾於

國民乎竊計於秋冬間擇民有餘力者令輸義倉之粟於隣邑
次次轉運則庶可不甚勞民而邊有食矣餘皆如浙議獨李封
曰昇平之時柰何急於輓粟使民坐困乎况積穀於邊臣恐他
日及為寇盜所資勿令輸粟為便○甲子承旨等入內啓事

上曰小事則令宣傳官啓大事則必令卿等啓其知之○命以
都承旨尹弼商掌刑左承旨魚世恭掌戶右承旨李封掌禮左
副承旨韓致亨掌吏右副承旨權孟禧掌工同副承旨李克增
掌兵舊例都承旨掌吏而今命掌刑者重刑事也○五月乙丑
朔御集祥殿召孝寧大君補河東尹鄭麟趾蓬原君鄭昌孫高
靈君申叔舟綾城君具致寬右議政崔恒左贊成曹錫文右贊
成尹子雲右參贊金國光仁山君洪允成中樞府判事金守溫
吏曹判書韓繼禧工曹判書任元濬中樞府同知事魚孝瞻成
任丘從直洪應鄭自英大司憲梁誠之行護軍宋處寬戶曹參
判李坡吏曹參判慎承善僉知事李芮禮曹參判李繼孫及承
旨等侍食又 召宗親燕藝文儒臣成均館儒生等講所業寧

仁畝守整願講通鑑

上命讀温公名分論整刮席莫措一辭

命讀李豆里妻接待事目整又不能讀時豆里妻來滿浦欲上
京 上問曰此誰也僉曰玉山君躋之子 上曰此兒癡可去

名權李禧問成湯伐桀之事曰湯能順天應人伐一獨夫毫衆
所以憚於征役何也李禧所對頗未當又令讀侍豆里妻事目
至末段不能解 上曰李禧尚難曉其改事目將閱武後苑

命龜城君浚仁山君洪允成右叅贊金國光等先往庀事又令
講業人等俱至後苑有頃 上與中宮世子御新亭分軍為九
衛以鄭文炯魚世恭李義亨李克均魚有沼湖山都正鉉等為
將各率軍士二百餘人整衆列陣 召諸將約曰驅苑中養猪

毋用矢毋用刃獲以奇可取傷者以軍法論既而鼓之諸將爭追
縛猪以獻者三克均用軍最精 上嘉之命進酒又命賞克均
弁給所領軍士別仕又 命侍朝野人等射候令允成 傳曰

兩等常居酌酒不相和輯以其投化之人特置不問可自今勿
復爾也仍 賜酒肉○平安道節度使金謙光馳啓曰李豆里

妻到滿浦願上京卽以事目回諭曰一豆里妻更問汪仲武事
當語之曰朝廷痛惜汝夫見殺理宜將仲武等付汝任汝復讎
然仲武等元係唐人且汝等方與遼東構釁不可以汝夫故而
遂給也汝等亦計之勢不得已故已令押解于遼東非不追思汝
夫之功也一朝京襲職事各以未待朝命一里豆妻若留在若
復來若使人則給綿布米紙○丙寅平安道觀察使吳伯昌據
昌城鎮僉節制使朴良信飛報馳啓曰本月十九日元良哈
千餘兵入義州烏暮亭圍木柵與之戰我軍失利義州牧使禹
貢與良信及麟山郡守李揆等越江獺于大昌山底賊騎猝至
我兵倉黃奔北人馬多被擒殺良信不以實報○有崔長壽者
上密封云頃者將朴時衡亂言狀來訴承政院門者拒之遂不
得伸後雖得訴淹延不覈必陰庇時衡而坐我誣告也 上以
辭連承政院 召入直承旨韓致亨權孟禧等問之又 命永
順君溥問狀于長壽長壽所對皆不實乃遣之○丁卯咸吉道
觀察使吳凝馳啓曰吉州住內需司奴萬自執私奴古邑同付

官云此人行止甚可疑收使薛丁新判官朴順達等鞫古邑同古邑同供稱我是前新寧縣監元孟孫家奴住忠清道連山縣於去年十二月因買鹽到本道水軍節度使營忽被螺匠拘執逼令上船同舟人鎮撫河水長等四十人載米四百石鞍子十面小鼓一面中錄一事約與他船九艘夜半而發晝則行夜則下碇稱往咸吉道禦狄一日水長語舟中人曰將請兵兀狄哈殺盡咸吉道人物至今年三月泊于離邑城三日程不記里名地與同舟人百姓金哲吉伊龍哲末生末同等五人乘小舟下陸汲水金哲等四人忽亡去不知所向我因求釋到金生家寓居耕種間被萬自拘執告官臣竊料忠清道與本道海路險遠船難回泊且南人連北狄構亂似為誕妄即囚古邑同仍移文忠清道覈其真偽又節度使康孝文馳啓曰曩者吳凝所啓厚羅土島到泊船臣今詳問豆里山住骨看兀狄哈中樞李都弄吾等皆言曾於此島絕無船泊必是虛事也又馳啓曰樂器匠朴訥金來告云掌隸院奴仲山與我言因行貨寓鍾城陪牌高

思敏家思敏言曰慶興慶源賊船多泊稍稍下陸焚蕩鍾城慶源兩邑民家且今節度使營建狄館於諸鎮又訓諫軍卒倍於平昔跡似季澄玉反狀軍卒欲共殺之遂致仲山問之則其辭與朴訥金所告同仲山又云鏡城軍士欲害節度使者以慶興慶源到泊賊船具宰相儀物者頗多必是節度使與六鎮節制使通謀欲躡殺六鎮居民也擬於節度使越江往審賊路之時當其半涉前後夾擊可以得志思敏及鎮撫軍士等已密議晝夜裝束以狩且城中男丁舉皆喧說故聞之驚感出來臣以係于自己之事即移文觀察使按覈然胥動浮言騷擾民心者理宜痛繩以法 上召高靈君申叔舟上黨君韓明繪綾城君具致寬等議之○江原道觀察使崔漢卿啓曰臣老母在京城病寓人家更無子可托請歸省 從之○命遷昭憲王后母大夫人安氏墓于安城○戊辰咸吉道節度使康孝文承密旨觀兵于江外有僧弘道疑謀叛上變 上知其妄尚嘉其志 賜米五石衣一領○己巳平安道節度使金謙光馳啓曰義州牧

使禹貢率三百騎渡狄江北至大昌山底猝遇賊兵與戰良久
貢矢盡力竭僅以身登山得免復收散卒追至椒島日已昏黑
乃還 上即召宗宰及諸將謂曰野人千餘兵殺掠我人畜而去
將坐受其辱乎聲罪致討乎羣臣相顧莫敢言 上曰卿等難
其事不言耶都摠管康純對曰固當大舉討之但時方盛夏弓
力解弛雨水漲溢恐不得利而還當待秋高馬肥分道而入火
其委積使無所資則虜可殲矣衆議紛紜 衞札示之曰今野
人既陵中國又侮我國是非宏圖遠略專以好亂無知見利則
貪耳無體統故無紀綱小敗則逃散小勝則分贓此敵情也近
野人趨附於我故中國忌之我國事事從勅故信之到今如此
故欲攻之攻之利則效力中國也邊警永息也備禦益固也使
不得農作也害則未知雨水也虛備糧餉也代人受敵也疲於
奔命也高靈君申叔舟上黨君韓明澮等曰虜今得利於我頗
有驕心無所備戒乘其不意擊之為便 上頗然之以綾城君
具致寬為都體察使康純吳子慶魚有沼崔適李克均等為裨

將領精兵一萬五千分五道入攻計畫已定。上召克均問其策。克均對曰：昔日許亨孫之敗也，臣率軍入賊境，山川險阻，歷歷記諳，此不可用武之地。况今草樹叢鬱，雨水漲溢，烏得用我長技？上不喜，請克均曰：國家之事，唯主及將相謀耳。以汝為賢良，而召問籌策，汝何不知？主意與廟筭問東答西也。古今天下未有如此受辱而不報者。古人云：不探虎穴，焉得虎子。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殆謂此也。予豈好大喜功，輕慮淺謀，老髦而為此舉也？予每與廷臣常憫中原受制於此，虜人何忍恥不雪乎？穰苴斬莊賈，孫武斬宮嬪，越王執蛙士，率自奮。汝今憚於征役，無敵愾之志，沮吾謀。若是乎？臣子之義，水火可蹈。今令汝赴湯蹈火，汝不肯就乎？克均俯伏對曰：但陳旃蘊而已。馳驅兵革為國舍生，是臣之志也。上曰：更勿多言。○僉知中樞院事金嶠遭喪在忠清道，洪州起復為滿浦節制使。○咸吉道節度使康孝文馳啓曰：臣遣野人知中樞院事李多弄介等，令執骨看兀狄哈柱，同於以來多弄介等縛致柱，同於及

妻與弟諸弄於李伊士麻并還所擄頭畜臣已將柱同於及兩弟繫獄其妻及辭連人並留鎮厚饋鞫問柱同於柱同於皆輸

情即回諭曰今見卿所啓柱同於既自服辜且經赦宥只徵血

價野人為血價曉諭放遣○庚午 衞淨月殿台高靈君申叔

舟上黨君韓明澮綾城君具致寬左議政沈澮詳定所堂上及

諸將承旨等議征虜之策○玉川君薛繼祖卒繼祖武人與靖

難功臣累歷慶尚右道水軍都安撫處置使安州牧使謚安襄

好和不爭安因事有功襄○傳旨漢城府曰京外人民過限不

受號牌者頗多必是官吏不能之所致今更以丁亥十二月晦

日為限尚有過限不受者依受教科罪○辛未咸吉道觀察使

申泐拜辭 上召見親授方略仍賜行裝衣服等物○幸慕華

館御館門孝寧大君補高靈君申叔舟上黨君韓明澮綾城君

具致寬左議政沈澮右議政崔恒南陽君洪達孫中樞府知事

尹士昕康純左贊成曹錫文右贊成尹子雲右參贊金國光西

原君韓繼義吏曹判書韓繼禧戶曹判書盧思慎禮曹判書姜希

孟工曹判書任元濬刑曹判書徐居正禮曹參判李繼孫中樞
府同知事鄭文炯兵曹參判朴仲善刑曹參判鄭蘭宗漢城府
右尹李尹仁工曹參判安貧世及宗親承旨等侍 上令張進

忠鄭文炯鄭蘭宗魚有沼金山都正衍平城都正律李亨孫魚
世恭李惇仁申末舟湖山都正鉉金紐李義亨柳興茂李鐵堅
李克均丘致峒崔適等為將各率軍士用羽箭追逐相射且令

將士或馳射或擊毬或射遠或騎槍試其所長又令賤隸射候
手搏能者賞布仍設酌 ○平安道節度使金謙光馳啓義州牧
使禹貢判官金舜輔追賊還言彼兵分屯二處其勢甚盛不可

孤軍深入故引還其被槍殺人畜之數則人四十八名馬八十
匹牛三頭 ○壬申都承旨尹弼商來自平安道復命 御集祥
殿召見又召訓練院僉正李崇元謂曰今禹貢戰敗 命汝往

鞫之崇元對曰臣不審事之本末 上令右叅贊金國光備言
之并示金謙光所啓書 命崇元出就承政院作事日以啓不
稱旨乃命行副司直姜眉壽往義州刷被擄人畜并拿貢以來

○癸酉時告成吉道事變者絡繹不絕 上議諸大臣曰此道
之不靖專是吳凝措置失宜動搖民心也須拿來示民以一衆
心僉曰允當即遣加定義禁府鎮撫黃事長拿來○諭咸吉道
節度使康孝文曰余聞道內之民初因吳凝妄謂厚羅土島有
倭船令挈家避賊遂相驚惑至有撤產棄兒奔赴四散者乃令
義禁府拿凝來治妄惑衆之罪卿其曉諭軍民使明知不然各
安其業又有訴卿以會飲田獵不法等事予洞知其妄豈敢疑
之卿宜知悉○甲戌日暈○御集祥殿召高靈君申叔舟上黨
君韓明繪綾城君具致寬等議烏暮亭戰敗事仍論蠶桑叔舟
進曰桑性好生田畔者以其培養也今粟島土性宜桑而不甚
茂請令民入田且於田間栽植公桑以備國用則無妨於穀而
有益於國 上嘉納之義州牧使李尹仁亦承召入侍 上謂
尹仁曰禹貢之事可鑑卿勿效之仍問御邊之策尹仁對曰義
州屢被犬羊之辱者以民越耕三島田也願棄之 上曰禹貢
荒於田獵深入賊境是自於寇非以三島也而卿籍此為言無

乃不可乎况以小敗遽棄國土乎問諸宰相曰此言然乎叔舟曰不然令民一時渡江併力督耕耘獲亦然農力不分守柵甚嚴則軍需自裕而無見辱之患矣上曰卿言是也名都承旨尹弼商曰尹仁愚癡不可任大事速改授西班職顧謂叔舟等曰欲更授他人叔舟等薦成貴達才堪將帥即命起復除義州牧使叔舟等退上謂弼商曰凡任人必待宰相僉曰可然後任之今禹貢李尹仁皆宰相所薦而乃反若是乎夜召左贊成曹錫文西原君韓繼美謂曰近日平安戰敗皆因金謙光不即屯兵之故又謂繼美曰欲以卿為節度使卿勿憚勞待賊平定乃名慰諭甚篤命弼商饋酒于外而送之時夜三鼓矣○溫陽郡守金漢生進卜命書上示徐居正居正曰此明鏡數也上曰何以知之對曰臣聞太祖之時有卜者推鄭道傳命曰戊寅松嶺血翻風其後果死松峴其句在此書故知之上曰昔者世宗欲幸溫陽予台卜旨金鶴樓占其吉凶鶴樓良久曰大陽初出處萬物見光輝此句在此則鶴樓之卜亦明鏡數

也居正閱其書竟無其句○乙亥以右贊成尹子雲為咸吉道
體察使行司直丘致崐為從事官撫定民心賜子雲羅苧麻布
行裝等物○丙子平安道節度使韓繼美拜辭 賜繼美羅苧
麻布行裝等物○承政院奉旨馳書于平安道觀察使令囚麟
山節制使李揆及辭連守令等○以鄭蘭宗韓致義申末舟湖
山都正鉉魚世謙李鐵堅壽城都正昌李克均崔亨孫李惇仁
洪貴達李仁忠沈貞源並為宣傳官令更日直宿○丁丑漢城
府啓曰諸道未受號牌人除遣御史敬差官令監司巡審給牌
後錄籍以聞 從之○戊寅以副護軍李克均權差滿浦節制
使特命陞階克均拜辭 賜行裝慰遣之先是節制使鄭山彙
以待唐人汪仲武失宜繫獄○節度使許琮遭喪在京畿長湍
郡 命名之○琉球國使者到富山浦禮曹判書姜希孟議待
以敵國使者之禮 從之命護軍李克墩往宣慰○己卯黃事
長拿吳凝而來 命承政院鞫其動浮言惑衆之由又書罪目
五六條問之凝對以實不小諱 上意解下義禁府獄○諭尹

子雲曰節度使康孝文不體予撫恤軍民之意橫斂民財賂遺
權門怨讟交與法當推覈今以許琮代之卿其囚孝文行節度
使事待琮赴任拿孝文來○庚辰咸吉道吉州人前會寧節制
使李施愛與其弟施合謀不軌欲先除節度使康孝文會孝文
巡鎮至本州施愛聲言及賊夜半密令孝文所私妓山非內應
伺孝文睡熟開戶使正兵崔自池突入刺之孝文脫身走出即
追撲殺之梟其首於庭樹未幾樹為之枯賊并殺評事權徵
牧使薛丁新判官朴順達富寧府使金益壽軍官成以乾康碩
孝李堤崔湜金壽同韓熙金繼南康興孫等遣知印李克枝馳
啓曰兀良哈等屢告賊船到泊厚羅土島而孝文不之問賊燒
焚慶源鍾城公私廬舍孝文以慶源節制使李宗顯家奴而不
之啓忠清道連山住前縣監元孟孫家奴古邑同與水營鎮撫
河水長等四十人同舟多載米穀及馬鞍錚鼓等物來泊吉州
彼執云欲請兵兀狄哈盡殺此道人物孝文與牧使判官取古
邑同招或誘或脅似若由陸路來者又今方農月多率諸鎮精

兵到吉州又抄精兵云汝輩當此時勦力則京中大臣內應可
成大事使丁新順達益壽舍下北萬戶金正安等各率鎮兵向
京又軍官玄得利供招云我曾三次上京者節度使康孝文欲
率厚羅土島賊及道內軍士上京通書韓明澮申叔舟金國光
盧思慎韓繼禧等以定約束我以書悉付之皆應諾乃還密報
于孝文及虞侯鄭六乙又供云孝文今月初七日送六乙于五
鎮約諸將加抄軍士以來孝文則仍與副節度使黃起崐相應
發鏡城府初十日到吉州故臣會議軍中已捕殺孝文等令司
直李施合領吉州軍士二十人捕殺其黨六乙及鏡城以北諸
鎮將囚得利古邑同等以待親問上覽之即名克枝問施愛
反狀台綾城君具致寬左贊成曹錫文都承旨尹弼商更鞫
之克枝陰右施愛不以實對囚義禁府獄開城君崔濡以施愛
所寄書來啓其書曰今呈啓書草照知斯速上達施愛濡之表
弟故前後馳啓必通於濡以達上與致寬等密議征討之策
夜分乃罷○辛巳成吉道觀察使申泚據節度副使黃起崐呈

馳啓曰端川鄉吏崔致江來台本郡任上護軍崔自祥承李施
愛片簡夜半率軍士執殺郡守尹敬安又金益壽之軍官姜德
慶欲謁點馬別監沈溪到豆彥台牧場自祥并殺之○上御大
造殿召綾城君具致寬左贊成曹錫文都承旨尹弼商等議
討李施愛方略欲以密城君琛領兵遣之琛辭以疾遂以龜城
君浚為咸吉江原平安黃海四道兵馬都摠使曹錫文副之又
召高靈君申叔舟左議政沈澮兵曹判書金國光戶曹判書盧
思慎吏曹判書韓繼禧與承旨等謀議上謂叔舟曰施愛既
以卿籍口卿子漸今適為觀察使施愛必殺之可速遶來顧謂
左承旨魚世恭曰予欲以卿久委承旨之任今北方事起卿宜
速往鎮之○諭咸吉道體察使尹子雲曰今別遣體察使推覈
康孝文卿勿去北道速上來又諭申漸曰李施愛告康孝文與
卿父叔舟等相應謀亂卿入去則恐遇害遶卿觀察使別遣體
察使卿可速上來仍召諸將置酒賜浚錫文軍裝等物親授方
略且授教書令詰朝發行其教曰今以卿為咸吉平安江原黃

海四道兵馬都摠使以議政府左贊成曹錫文副之四道之事
任卿節度卿宜知悉後年少不學錫文書生不閑軍旅一朝遽
委以重寄人皆愕然○以申泚為中樞府同知事起復許琮超
階為咸吉道節度使魚世恭超階為觀察使崔適為吉州牧使
李惇仁為虞候洪貴達為評事○壬午咸吉道觀察使申泚據
洪原縣監禹昌新呈馳啓曰康孝文伴人嚴良於五月十四日
哥宿本縣縣任護軍李明湖副司直李明孝等五人恟執嚴良
囚于獄我問明湖等曰何緣擅囚路人答曰李施愛通書我等
曰康孝文薛丁新吾已殺之嚴良其黨宜速囚之故拘執耳又沈
爰孫旭語我云軍官朴三達自京來於本月十四日到北青與
吾等偕宿聞變即還到洪原平浦驛猝有佩弓箭人數騎追執
孝達以歸又據黃起崐呈啓曰李施愛於本月初十日詐稱
諭書殺康孝文薛丁新等十一日遣人殺尹敬安其為反逆明矣
若施愛徵吉州以北兵南向則不先據險難以禦之宜速徵南
道兵先據磨雲磨天險阨之地臣雖不預軍務賊勢至此姑徵

定平以南兵聚咸興府待變且節度使發兵符皆為施愛所奪故移文諸邑有持發兵符者並即捕囚○都摠使浚副使曹錫文率從事官舍人李恕長正郎金順命金權軍官具謙黃事長朴埴梁從恒曹允文吳自治梁從生柳晡李貴存李桂林柳郁金孝祖金奉曾文慶敬洪允清梅輔男車云革朴子孫徐超吳滋趙琮曹亨孫盧敬孫黃斯允金伯謙池達漢韓叔厚南怡慶由恭鄭崇魯等階辭 上面授方略遣中使文仲善賫宣醞錢于普濟院○上與中宮御後苑松亭詳定所堂上諸行內宗親承旨等入侍召兼司僕內禁衛甲士別侍衛能射者射候中多者賜物別侍衛林孝坤等五六人最能射即 命充兼司僕又令諸將分左右射侯賭帑又令王世子射侯且行酒於宗宰下及秩卑者○癸未咸吉道人崔富商賈觀察使申漸書二通來其一云暑聚兵咸興則恐民間騷擾令諸邑整軍待令其一云洪原人李仲湖送折簡于咸興府土官謀殺朴孝達 上御兩儀殿門召密城君琛綾城君具致寬詳定所堂上承旨等曰

今者申叔舟韓明澮等居百官之長為衆口所籍雖非反逆然不
飭伴從受君側之惡之名以起遠近之惑實皆自取予亦不可
暗懦無威不從民言不思方便姑可囚之即 命兼司僕內禁
衛宣傳官等率軍士拿致叔舟及子灤澮浚溥等囚義禁府明
澮發丹腫在家令鈴川君積率步兵三十守之囚子探及文督
尹璠遣義禁府鎮撫金琦拿申泚以來是日致寬密啓請囚叔
舟明澮等故 上有是命○諭都摠使浚副使曹錫文體察使
尹子雲節度使許琮曰今李施愛若不干反逆則獎諭領來反狀
明著則須擒致之其辭連施愛及康孝文者亦皆拿來應緣坐
者分囚諸邑牢獄毋致踈虞○有告軍器寺錄事盧趙卿分司
開城府私鑄銃筒不藏官府其跡詭秘 上令刑曹拿致趙卿
鞫之○許琮先到淮陽遺浚書曰欲先遣軍官楊根生于吉州
探李施愛情勢以報之不知可乎浚為書授軍官柳晡朴孟孫
等答曰根生吉州人妻子族類皆在其州施愛若有不軌之心
則必不肯還根生根生如欲強還則妻子必見害根生豈肯棄妻

子而來耶且說我軍孤單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可酌量施行公
速往咸興細探事情付晡等通之儻有緊關事可任晡等者不須
還送○甲申 上與中宮還景福宮 上御思政殿召臨瀛大
君膠河東君鄭麟趾蓬原君鄭昌孫左議政沈滄右議政崔恒
仁山君洪允成南陽君洪達孫右叅贊金國光吏曹判書韓繼
禧戶曹判書盧思慎工曹判書任元濬禮曹判書姜希孟刑曹
判書徐居正戶曹叅判李坡吏曹叅判慎承善刑曹叅判鄭蘭
宗工曹叅判安貧世及宗親諸將等設酌兼司僕內禁衛部將
侍衛使允成諭諸將士曰汝等健武特一技耳吾不取也弓劍
之暇要須力學然後可用 命宰執迭起為壽酒酣令達孫彈
琴且命諸將及兼司僕等各薦才堪將帥者司僕內禁衛等相
及引同類薦非其人人皆嗤之○以沈滄領議政崔恒左議政
洪允成右議政黃守身南原君春陽君徠兵曹叅判李封承政
院左承旨韓致亨右承旨權孟禧左副承旨李克增右副承旨
權瑊同副承旨姜希孟徐居正並兼五衛都摠府都摠管朴件

善尹欽並兼副摠管鄭蘭宗兼五衛將○乙酉咸吉道觀察使申泐馳啓曰遣咸興人池現龍往探李施愛形勢至端川還言曰施愛於道路要害處皆置兵以絕來往本月十六日殺北青府使黃起崑及軍官等梟首囚洪原縣監禹昌新臣觀本道人心惑於施愛聲言討反爭殺守室勢已岌岌臣已徵本府定平兩邑之兵又徵永興以南諸邑兵具將事意再三飛報未見回諭請遣精兵倍道救援 御康寧殿召孝寧大君補寶城君容誼城君案枰城都正律金山都正衍壽城都正昌湖山都正鉉兵曹叅判徠領議政沈澮左議政崔恒右議政洪允成右叅贊金國光吏曹判書韓繼禧禮曹判書姜希孟副摠管尹欽等設酌議軍機事○命注書慶俊往義禁府及典獄署監獄夜又命朴仲善慶俊及承傳宦官安仲敬等往義禁府審囚徒枷鎖牢否仲敬等回啓曰申叔舟及溇瀟等八人項鎖皆緩可脫令仲善率步兵三十守撤○咸吉道觀察使魚世恭陞辭 賜衣服等物○南原君黃守身卒守身字子孝翼成公喜之子蔭補宗廟

副丞累歷兼知刑曹事拜承政院右副承旨遷至都承旨以事
罷歷刑曹參判出為慶尚道都觀察使拜議政府右參贊與佐
翼功臣封南原君陞左參贊進左贊成拜右議政遂陞領議政
至是年為人骨貌雄偉性資寬洪有宰相器度稍涉經史長於
吏治為相務存大體然能為方圓與世浮沈歷仕累朝無大建
明賄賂輻臻至於貪一畝之田爭一口之奴屢致臺諫彈劾時
人為之語曰姓黃心亦黃計聞輟朝市三日謚烈成秉德尊業
烈佐相克終成子一脊○丙戌 御思政殿召河東君鄭麟趾
蓬原君鄭昌孫綾城君具致寬延城君朴元亨及諸將六曹參
議以上兼司僕內禁衛等八待命宣傳官率軍士拿義禁府提
調金吉通李誠長成任郎官宋元昌崔漢公曹究河崔濬李克
堅朴瑾南用信李均等來 親問曰申叔舟大臣也非干重罪
不加枷鎖若宗親與向化人則汝輩無可賴之勢故械繫不應
如是虛踈汝輩豈愚而不知法者乎必欲邀功叔舟陰為後日
地也問及漢公對曰叔舟等項鎖迫隘勺水不飲請用信用信

以該真故緩鎖即命杖訊用信對曰臣心初以為大臣繫獄
罪必大矣及累日無推覈之旨不知罪名則臣意以若非死罪
而不能飲水恐有譴責豈有他情更杖問其情對曰叔舟於臣
非有交分且非族屬但以大臣苦於鎖項不忍視之故緩鎖耳
將置用信於法問將相及軍士等曰用信之罪於法當誅汝等
意以為何如皆曰死有餘辜上曰非以用信謀反也用信輕
君附臣當殺耳即命輟之傳屍四方勿收家產并免緣坐因
謂宗親將相曰囚叔舟不囚明澮而無人請囚亦無請罪名者
如聾如盲若無聞知可謂朝廷有人乎予豈偏憎用信耶殺之
以警其餘使朝廷肅清也囚提調郎官于義禁府任以不與其
事得免自餘提調郎官並改差因幽叔舟明澮等于關雎殿令
銀川君積金山都正衍領軍守之又令承旨二人夜警焉○命
右叅贊金國光吏曹判書韓繼禧都承旨尹弼商留宿禁中以
待咸吉道事變都摠使從事官金瓚示召入康寧殿瓚啓曰
淮陽路上有一乘傳人走匿林間捕而問焉則乃咸興人金成

柱也成柱賈尹子雲所上賊殺申泚等事書其書非子雲手作實賊黨所為而賈子雲署名者也其書曰新觀察使申泚及臣叔舟之子也反以施愛為謀反自稱中衛將以朴宗文丘致峒為左右衛將無發兵符而用圓板標信徵聚北青以南兵使邊處寬領兵據咸關嶺李孝碩據松洞嶺又徵平安道兵欲盡殺居民必遂向京又使沈浹捕繫施愛族類故今皆殺之以臣存撫東民不干申泚姑留不殺成柱且云李施合具宰相儀物領軍到咸興自言今有諭旨以兄施愛為節度使我為盧候遂殺申泚丘致峒都事朴宗文定平府使李孝碩及子雲伴人家奴等囚子雲于南廳房軍士圍數重囚沈浹孫旭及本府判官邊處寬永興判官金厚等于獄又囚前郡事任寬于高原聚軍守府城浚囚成柱于淮陽時施合實不來咸興而成柱詭言欲令咸興免賊殺五人之罪也泚初至咸興府泚弟滯妻奴羅勤乃居府城外聞府人欲候新監司至而殺之以應賊密語泚從人郭仁仲且曰急還南道可免仁仲以告泚曰我今至本營資糧器

械皆具豈可畏避使賊據城鴟張今日之事有進無退此我報
上慰之日也遂徵南道兵為守禦計十八日夜初鼓咸興旅
帥尹克儉司直李仲和等聲言漸謀反欲捕殺之遂圍監司衙
攻之呼曰李令公領兵已來申漸速出漸令仁仲語之曰汝剛之
人為賊所誤其察之賊從門隙射仁仲斃之漸登樓賊闌入挺
刃突前呼語曰汝今速下則生不則死漸曰汝一府人寧無一
人識順逆者乎我受命來撫汝一道之人汝應賊殺我我豈偷
生賊攻之益急列炬擁楯四面亂射先令人偷漸矢箛漸持大
箭六枚倚柱射之中賊面賊又投火砲烟焰交漲漸勢窮折弓
投之遂墜下欲踰垣賊殺之及其致峒宗文錄事嚴悠以并伴人
家奴等囚于雲于客舍別室測為承旨五年未嘗有過失奏對頗
詳明死時年三十子二用灌用溉灌請援兵上召國光繼禧
弼商與灌議且曰施愛反狀已著宜速發官軍付浚予亦親征
灌奏對如流上曰可人命灌語浚曰勿欲速須待大軍召
具致寬及右議政洪允成中樞府知事康純行上護軍魚有沼

行僉知事許亨孫行護軍李亨孫行上護軍柳均巴山君趙得琳等竟夜議之僉曰施愛謀亂豈敢稱兵向京正欲竊據咸吉道耳此道多關塞賊若先據則大兵難入密諭五鎮使知逆順施愛易制矣○丁亥 御思政殿 召宗親將相議曰李施愛猶未死戮者軍民不知順逆耳若知順逆自相離叛勢即解矣莫若使人曉諭軍民明知順逆而已時咸興士官李仲和等承施愛折簡肆行殺戮勢日鴟張都總使浚副使曹錫文等望風畏怯到淮陽逗留不進於是 上以都總管康純為鎮北將軍領平安道兵三千踰水興而入以兵曹參判朴仲善為平虜將軍領黃海道兵五百踰文川而入又調發京中精兵一千授魚有沼直趨浚所令純等發呀至邑倉給軍糧遣宣傳官金利貞于忠清道閔信達慶維于京畿左右道徵兵各一千京畿兵則令信達維領付浚且諭信達維曰軍士等所裹糧盡則發呀至邑倉給之忠清道兵則令利貞領至京師又徵忠清京畿兩道有武才守令及閑散人 御札諭浚曰今以京中精兵一千付

魚有沼發送康紘領平安道兵一萬踰永興朴仲善領黃海道兵八千踰文川爾其節度之務要觀勢持重不必欲速若事須急決貴在不疑軍糧則發倉給之如不足輸近境諸邑米穀繼給予將引大兵親征應接諸軍矣遂以右叅贊金國光為支應使凡供頓諸事令從省約上欲遣人咸吉道開諭順逆以道梗難其人吉州人馬興貴子賢孫自薦願擒致施愛于闕下御恩政殿召見授諭諸邑留鄉品官等書遣之其書曰李施愛詐稱有密旨殺害康孝文黃起崐申泐及守令軍官等爾等曉諭軍民使明知順逆捕施愛待龜城君浚處置又吉州人崔瀼子閏孫亦自願捕施愛上見其為人狂率慮與賢孫爭先敗事機命從後往焉○戊子御恩政殿召穩城京邸奴其金鏡城京邸奴蒙寵慶源京邸奴介知甲山京邸奴金同良三水京邸奴金奉授御札曉諭軍民書遣之其書曰今李施愛反逆多殺無辜罪惡貫盈天地所不容子親將大軍期朝發而夕至殲殄兇類撫定軍民汝等未知情狀謹誤齎從耳焉有口逆腹

而從賊者乎汝等爭奮忠義速捕逆賊以成大功其論賞節目
條于後一有職者超金帶一賤人永良銀帶一鄉吏驛吏免役
銀帶一有罪者免罪論賞同上一雖施愛親黨立功則論賞同
上一隨其功勞等第功臣稱下一賫從之徒一皆不問○上欲速
取成興議其策綾城君具致寬啓曰內需司奴居咸興等處者多
驍勇用此輩可取矣遂遣內需司別坐崔有池 諭議親功臣
內需司書負奴僕宗親駙馬奴僕等曰李施愛叛逆遣族屬分
據諸鎮汝等聽內需司別坐崔有池言各諭所管人等速就龜
城君浚聽其節度其有功者重賞○崔閏孫賁諭書往咸吉道
其書辭與京邸人賫去書同○上欲通諭諸種野人而難其人
名問野人多弄哈子李玉及姪李山玉等玉欲由陸路山玉欲
由水路往 命皆超資授諭野人書令安邊府使權良浪咸浦
萬戶金永壽具牢船糧物及水夫之諳水路者遣之其書曰李
施愛反據鏡城遣將討之必逃往汝地汝等預知此意捕獲以
來予將重賞○馳諭慶尚道左道節度使進禮副尹衡右道節

度使李仲英徵精兵各一千又諭全羅道節度使辛鑄徵精兵一千五百并徵兩道有武才閑散人及鄉吏公私賤口之自願從軍者○都摠使軍官韓叔厚執金成柱來 上親問李施愛反逆殺申泐等事狀語多不直 下義禁府獄○從事官金順命率安邊鄉吏金壽男內需司奴莫同來 上御思政殿賜見壽男啓曰臣以營吏到咸興申泐聞李施愛多殺守令會兵備禦初施愛使咸興人李仲和移文留鄉所曰新觀察使申泐乃亂臣叔舟之子亦是姦黨彼若徵兵可即殺之故鄉中品官以至奴隸同應殺之定平府使李孝碩亦為其邑人所害莫同啓曰鄉中人皆云賫啓書到京者輒囚之故累次馳啓不知去向此必姦臣所為汝則本官奴也今所賫書若不得啓則潛託內宗親以達其書亦尹子雲被賫署名及施愛移文咸興留鄉所者也其子雲書曰臣觀此道人心自春浮言倭船之後遂相驚息今康孝文謀反李施愛誅之在吉州以待朝廷處置諸邑品官承其指揮殺孝文餘黨觀察使守令等臣即具由馳啓未知

區處人人日夜憂懼臣意亦謂事勢至此願速特命宗親大臣賚諭書開說尙福赦過存撫又遣人于施愛賞其討反之功以安一道之民其施愛移文曰康孝文軍官玄得利供辭云孝文與黃起崐申叔舟韓明澮等謀反領兵出向北青已被誅殺但慮起崐自知其罪聚兵構亂故移文北青留鄉所使之追捕况申泐亦是姦黨如有徵兵之事須即剪除且徵定平以南諸邑兵設伏於閑曠之地待令莫同上之潛邸時根隨也上問曰民情以施愛為忠耶何助施愛殺我所使若是其多也對曰若早知施愛狀吾力足以殺之但民情不知順逆惑於誑誘故聽從其言若降諭書使明知順逆其勢即解乃賜莫同衣服等物授御札諭書三通送付都摠使浚其一曰諭諸邑官吏軍民等施愛初以討反聲言汝等固宜聽從今則施愛詐稱節度使其自反明矣汝等何無一人奮厲忠義逮捕以來本道我祖宗故鄉予欲巡幸久矣今因親征兼巡撫軍民汝等知此意速執施愛獻誠軍前其一曰諭咸興留鄉所李施愛反

狀明白誑誘汝等汝等何故從逆賊殺王人此古今大惡天地鬼神之所不容今已遣龜城君浚摠四道兵往討予親將大兵繼之尚慮汝等負從不知真偽若大兵一加玉石俱焚姑令浚按兵不動以待駕至先遣諭書曉諭利害使汝等終不陷於賊黨汝等猶不改悟執迷不返則予必屠城噍類無遺矣汝等如欲更生其速放尹子雲捕李施愛以贖前過翻禍成福其一書辭與京邸人賫去書同遂下壽男于義禁府獄○授魚有沼弓弦三千箇長箭三百部筒箭一百部四箭銃筒三銃筒各二百中神機箭一百五十小神機箭二百及藥匠四人送付浚○已丑御思政殿台宗親將相議親征以廣陵君李克培為司僕將行大護軍吳子慶內禁衛將許亨孫獅子衛將栗元正徐壯勇隊將行大護軍李鐵堅破敵衛將前行護軍崔有臨控弦衛將獻納曹幹鸞強隊將永嘉君權擊左射隊將金山都正衍右射隊將枰城都正律刑曹參判鄭蘭宗壽城都正昌行大護軍李尹仁儀賓沈安義五部將令各自擇裨將五人○釋金吉通

李誠長等吉通子順命為都摠使浚從事官至是以事來京上
言曰臣父吉通就囚臣不敢安心奉職請辭 傳曰汝父本無
大罪然申叔舟等子所囚罪人也而南用信擅自緩鎖不能檢
舉耳特原之○召軍官韓叔厚 授御札諭書二通送付浚其
一曰大抵賊窮則亡今北道從賊者實未知順逆而費從故明
知順逆則勢必瓦解自中討賊今汝徵募諸鎮兵大張兵勢予
亦繼續遣兵以厚汝力汝乘機節度或連營逼之或直擣咸興
或乘勝長驅在汝斟酌其一曰汝當時兵少故不得輕進以待
後兵宜矣今遣京中兵二千汝力足矣可遣先鋒速取咸興汝
踰鐵嶺長驅而進予亦以大兵急到安邊則平安黃海下道之
兵從亦雲集矣又 諭曰聞北道守令等皆為賊囚殺無開倉
賑民者故飢餓廢業騷動不靖汝可分遣人于諸邑賑貸存撫
曉諭順逆又 諭鎮北將軍康純曰所管平安道兵必須滿額
乃入則慮或不及事機卿可先率千餘兵以入其餘兵隨
後而至可也○都摠府奉 教張榜曰今李施愛反逆天地所

不容子親將大軍討之有能奮忠扈從以成大功者其論賞一
如咸吉道立功人例京外閑良賤口等自願從軍者告兵曹
○庚寅 召綾城君具致寬右議政洪允成吏曹判書韓繼禧
戶曹判書盧思慎右叅贊金國光都承旨尹弼商等會思政殿
月廊議親征諸事時百官宗親等爭願扈從至有專司無一負
留者 上曰人人競欲隨駕志甚可嘉然盡率無勇之人使之
當敵必先受其敗其擇壯健者以啓○諭浚曰前處置使金嶠
行護軍張進忠前行護軍李義堅各領兵一千而往汝其受之
又曰今方霍熱慮軍中疾疫送醫藥可領之○辛卯 召具致
寬韓繼禧金國光尹弼商等 會思政殿月廊議親征諸事○
有告吉州居人李都致金致宗等因行販來京此輩必知李施愛
作亂情狀即捕問之二人言各不同若初不知而道逢李克枝
始聞其事然者 命致克枝與二人對面相質克枝云於道不
曾相逢言相矛盾盡日鞫問竟未得實○以咸禹治洪應蕪義
禁府知事李繼孫李皎然蕪同知事○命以火箭火藥付醫負

朴從瑞授都摠使浚○大雨漢江水漲平地深三十尺 傳于
兵曹曰今當水溢傍水居民恐致漂沒已令漢城府巡審徒之
然慮或踈虞可遣郎官更審以啓○上問尹弼商曰咸吉道軍
需將乏為之乃何榆帖洛山兩寺距咸吉至近而其改創之備
甚多予欲停其役移所費之需於安邊於卿意何如弼商陽
驚曰是何 教也李祐愛小醜行當就戮今以小醜之故停國
家資福之役得無不可乎臣不敢奉 教上大悅○刑曹書吏
陳球受人贈賄偽造捕盜關文無功之輩或受職或免賤或受
賞者其慮數百人 命義禁府鞠之義禁府啓曰與球同謀受
賂者及賂球受職免賤者皆已經赦不可追論贓物當入
官如球大姦不可以經赦原免請依律科斷 傳曰斬球贈賊
沒官○傳于義禁府曰義州牧使禹貢判官金舜輔等違法深
入彼界田獵人畜多被殺掠昌城府使朴良信擅自離鎮從貢
等獵節度副使李守哲適任時所領軍士不交付於新官林得
楨且親問之際對不以實並鞠以啓○壬辰都摠使浚軍官

金伯謙執吉州知印李英發內需司奴玉山等來英發等賈李
施愛啓書其書曰軍官玄得利供指云康孝文與本道將士謀
逆遺書于都體察使韓明澮及申叔舟金國光韓繼禧盧思慎
并約云孝文稱有邊警領兵向平安道明澮啓孝文謀反盡率
京中兵會于中路稱兵向京我於去三月持此書如京密付諸
處且道前件事意皆云汝所言合兵之計甚當唯明澮則答書
云詳在玄判官不煩我將此書密付孝文并報所答言孝文曰
大事可成也將以到泊厚羅土島舟師從大軍之後躡殺道內
婦女孩兒無遺矣其始謀吾不細知吾於年前十一月十一日
上京時孝文與我潛說此謀評事張末孫亦與謀吳凝及都事
曹克治與孝文數相會議交結明白臣據此竊意明澮等與孝
文等中外相應回泊下三道兵船請兵于兀狄哈待發兵向京
之後乘其空虛盡殺道內遺存婦女小童遂傾社稷幸而孝
文及黨與未遂其謀自底滅亡兵船時亦不知去向臣於應變
諸事盡心措置聞平安道及江原道與本道連境之地屯兵作

陣聲息頗喧但未知其卑耳必是賊黨聞孝文之死自知其罪
發憤興兵且下三道水陸諸將業已抄送舟師難掩其過恐亦
發兵向京緣此沛鄉軍民日夜憂懼道途阻遠恐不及捍衛故
臣會議軍民領一千餘兵出咸興府待命 上御思政殿召英
毅等問施愛反狀英毅不以實對但曰本道人民皆云微施愛
吾其魚肉矣 上怒命杖之猶不直言姦詐百端搜其衣裝則
有施愛稱節度使發馬文蓋為施愛反間訶朝廷者也 上欲
之斬之以其或有更轎事姑囚義禁府獄玉山乃 上之潜郎
時奴也 命永順君溥都承旨尹弼商巴山君趙得琳問之玉
山對曰奴非親受此書於施愛而來奴前日來京還往吉州木
家路遇萬自萬自授此書云汝潜郎時隨從人可易達此書終
受賞賚故持來其言真實 命饋酒食付內需司伯謙啓曰龜
城君屯兵不發以待大軍 上嘉之曰龜城先遣兵據鐵嶺以
守一可也觀勢持重不急進二可也招諭本宮奴使知施愛反
逆三可也伯謙又啓曰魚有沼所領軍士因霆雨軍裝器械殆

不可用。上曰：雖百萬之衆，器械不利，將焉用之？○安邊人尹興莘賫節度使許琮啓書以來，其書曰：一臣於本月二十日到安邊，二十一日到德源，連遣人訶北道聲勢，時方大雨，為水所阻，了無消息。但道路傳言：李施合領兵而來，後觀察使諸奉使人貞及高原以北守令朝夕，且至文川。臣意以為前送之人皆為彼所擒，此言似是一臣聞李施愛自稱節度使，移文諸邑，聞臣入界使人馳告曰：我真節度使，彼則偽也。人皆聽信，無有應臣者。臣恐見害，還到安邊都摠使督臣往赴。今日向文川，吉州牧使崔適則昨日宿文川，今日向永興。一此界訛言胥動人心，驚惑莫知端倪。反以臣為偽，臣譬曉萬端人，疑稍釋。然間有未解其惑者，請遣上所親信居本道人賫書來論，曰：以某為都摠使，某為節度使，某為觀察使，明白曉諭，使羣疑頓釋，各安其業。一施愛初雖無心自舉事，以後未知朝廷之意，反生疑慮，以致紛紜。此是大機，故臣遣親信軍官吉州人楊根生先往吉州見施愛，以諭其意，使之安心。一諸邑留鄉所承施愛

移文凡言姦黨者雖守令或殺或囚臣意以為留鄉所之事亦未為非凡謀反者人得而誅之道內無節度使觀察使唯聽施愛之語彼云某是姦黨則孰有致意者哉臣於所經諸邑招留鄉所以此意面諭之且曰施愛移文終雖無實汝等有何罪焉反覆告諭然未知實聽與否一北道守令皆被殺防禦必致疎虞願速差遣一今去別侍衛尹興莘安邊人此道人心驚感故送此道子弟須叙用下送如是則人疑益解矣一此道守令有闕者間以本道人代之人自無反復之心矣一今到諭書內康孝文及李施愛等事干人及緣坐人等堅囚牢獄臣意以為李施愛事干緣坐人亦於此時捉囚則慮人心益動康孝文事干緣坐人則已令囚繫○李施愛通書于崔濡曰曩者康孝文反逆情狀因急遽略書馳啓今更詳推以啓須聽前往知印之言親詣闕啓達○大司憲梁誠之上北方備禦事宜一北方之人初不知順逆靡然從賊須購土人之在京城者不擇賢愚得數十人北方連境平安道三四處黃海道一二處江原道二三處

各密授諭書三數通或潛行山谷或處處張榜多方曉諭使之
滅賊假使十人之行五人潰沒三人從賊但二人達朝廷之意於
賊中豈不大幸哉一今後諭書須載捕賊論賞之條脅從宥罪
之典如捕賊魁者雖無職賞以堂上官之職仍賜定遠武臣之
誥以此論賞厚加爵命其賊中自相捕斬以獻者並除前罪依
他例給賞其餘脅從之人並皆肆赦其元居北方者勿論向化
又別賜奉足一百戶以此通諭一空名空身如東班自然判至佐郎
西班自同知中樞至副司果書數百通每陷賊州郡送數十通以
給土官鄉吏旅帥隊正等使立大功以為即真一如自賊中脫身
奔告聲息者及受朝廷指揮入賊中者皆不次行賞以勸其餘
一今調兵如初運三千人某日淮陽府二運五千人某日金化
縣三運七千人某日揚州府一會連續徵發以為萬全一今後
調兵特如五分軍士一分留防一分為農一分初運一分二運
一分三運如此為例一近日軍士馬匹不齊或徒步而行或有
奴子負米者今後諸道徵兵時量宜優給奉足使足備軍裝馬

匹糧料一兵士之有武力而無軍裝者官給甲冑弓矢以收其
用一兵事尚奇今諸道徵兵若徵一千人則聲言一萬若徵一
萬則聲言十萬其實徵之數使臣親受 密旨又節度使彙移
文亦從實數為之以增士氣以誤姦細以懾賊心一北方連境平
安黃海江原道分五六道一時入攻又以江原道嶺東兵進戍
于歙谷縣之地一將帥須擇有名望老成之人預先置薄隨即
授任今先運諸將又加入送一江原道糧儲恐或不敷須急移
京畿忠清道之穀以備不虞一今站驛津渡曲加布置以濟師
旅以通使節以察姦細一用兵須按地圖須用土人知導且向
化如將家老不可置之輦下又不可縱之戰場姑置畿縣以防
野心一義州江界等處防戍倍加謹慎以至云浦倭人處亦不使
洩北方有此聲息 上召誠之逐條問其策曰汝所言皆迂闊
不可用也 命進酒○癸巳 上以戎服御思政殿 召宗親
宰樞設酌 命金伯謙尹興莘等進酒 御札諭耆摠使浚
節度使許琮諸邑官吏軍民等書授伯謙興莘遣之其諭浚書

曰一兵法曰窮寇勿追汝持重待軍士此唐宗屯栢壁之策也
甚善若有可攻之勢則當如疾雷之不及掩耳此唐宗武牢之
勇也亦甚善一霖雨水漲弓矢盡解雖百萬之衆其實難用故
今選擇良弓千張弦一千五百獐皮五十張長箭五百部付女
一汝分遣人曉諭順逆甚可一江原道糧餉數少汝相幾進據
安邊則糧餉足而賊勢日蹙矣汝更思之不必從諭其諭琮書
曰見卿書狀已悉卿所言曉諭軍民則疑解卿言是也諭書四十
通付冊萃以送卿可急分布諸邑又聞卿囚康孝文伴倘二人
於安邊然則人必指卿為李施愛之黨卿以何辭討施愛乎是
於國家討施愛之意正相乖反其諭官吏軍民書曰李施愛及
逆盡殺諸鎮官人以及奴僕詐稱節度使誑惑人衆遂使軍民
寺皆為脅從故命龜城君浚為平安咸吉黃海江原四道兵馬
都摠使議政府左贊成曹錫文為副使率平安道鎮北將軍康
純黃海道平虜將卑朴仲善等以討之魚世恭為本道觀察使
許琮為節度使爾等有能捕逆賊施愛等者雖施愛親黨非唯

不問其罪論賞一依前降諭書○都摠使浚執端川人朴春生以送春生賫李施愛啓書其書曰康孝文軍官玄得利供稱康孝文與韓明澮申叔舟盧思慎金國光韓繼禧密約謀反其用兵節次之書我往來傳通臣據此將孝文反狀已於本月十二日馳啓新觀察使申泐亂臣叔舟之子與謀明白故移文咸興留鄉所若泐之反狀顯著則可聚兵備之品官李中茂朱季粹尹克儉等十人回報云申泐反以節度使為反賊欲討之徵南道兵與體察使尹子雲同謀欲盡殺我輩故不得已殺泐等又本府旅帥李仲和通書云已殺泐朴宗文等致峒等囚子雲沈湏孫旭金厚等須速啓達金厚洪稱云本月十六日新觀察使泐移文云北道有事變南道諸邑守令盡點境內兵裹十日糧領在官門待令十七日又移文云有急速面囑公事可急馳來我到定平止宿又見知印持移文云前所徵兵至今不來守令不及期者將依軍法施行十八日朝我到咸興府見泐本府旅帥張淨率射隊五十人繼至是日泐與子雲宗文也文珩俊李

孝碩邊處寬錄事嚴悠父孝文軍官金仲倫及伴人等會于觀
察使廳事並著甲密議分遣孝碩于咸興松洞處寬于咸關嶺
領兵備禦我率陪牌及本府餘兵擬於十九日殺害本道居民
甚厚又供云我既受泐節度專掌軍士實與知泐等及謀臣謂
沈煖孫旭愚惑從泐謀反宜矣子雲大臣也若不黨明澮叔舟則
今聞泐逆謀宜極驚駭且啓且誅反聽其言同力以反其素為
孝文之黨無疑矣 上覽之召春生問施愛反狀春生曰初施愛
言義禁府都事自京騎五馬奉諭書而來以我為節度使弟
施合為虞候遂殺孝文等又稱施合為義禁府都事遣北道肅
殺諸鎮守令等又遣人殺甲山三水惠山節制使施愛又言平
安道之兵千餘騎來屯雪寒嶺令施合領吉州兵一百端川兵
五十于端川又言今喧傳大君領兵來至金城驛此非大君也
必是中間草賊欲與雪寒嶺之兵相合入此道盡殺居民者也
徵鏡城以北每鎮能射者一百總一千五十騎聚于吉州給軍
餼云將往咸興禦之且曰北道精兵可數萬若並徵會可能殲

威草賊施今具宰相儀物稱虞候到端川品官崔自祥沈敬宗等以前後射隊郊迎如奉使人 命囚春生于義禁府○金琦賈咸興留鄉品官尹克倫等十四人署名事目回啓曰民心未知順逆一信李施愛之言臣開諭百端羣疑少解然尚疑浚及許琮為賊臣懇惻譬曉皆曰然則汝通施愛速令來謁臣遂通書又欲釋尹子雲偕來及覆開諭不聽其事目曰一申躬於本月十五日到本府徵聚南道兵十八日子雲在致峒入府與旭沈爚邊慶寬金厚朴宗文金仲倫李孝碩各牽伴入密議皆著甲持弓矢作傳令標信子雲為大將致峒旭為從事官泐為中衛將厚為從事官宗文為左衛將慶寬為右衛將孝碩為後衛將今軍士五十人把城門擬於十九日盡殺此道居民因而犯京又令爚率軍士囚繫土官李仲茂及施愛族親全叔孫等五父子議親甲士李升彥升孫兄弟其反狀已著故據甲士李仲和所傳施愛移文十八日夜殺泐致峒及伴人家奴等十六人一囚厚鞠謀反情由一泐使慶寬持標信領百餘兵據咸關嶺

孝碩據松洞嶺一泐被殺時身中劉興彥李仲和李石中李石
根無金等○浚馳啓曰金琦往咸興通書李施愛而不直說書
內之辭請鞫之 命囚義禁府○命軍器直長趙云哲率弓匠
二人賫弓箭弓弦鐵弦獐皮等物付浚○六月甲午朔 御慶
會樓下召射宗兼司僕內禁衛自募扈從賤隸人等射候 賜
中多者射宗獐皮弓弦賤隸綿布 命永順君溥綾城君具致
寬右叅贊金國光吏曹判書韓繼禧都承旨尹弼商鞫朴春生
金琦子承政院春生曰李施合領二百餘兵聲言禦雪寒嶺之
賊來屯端川又聞李施愛在吉州朝夕且至此道人心皆以施
愛為是唯高山驛吏見馬賢孫賫去諭書始知施愛反逆以我
為施愛所使不與我驛騎臣願賫諭書而往擒致施愛語頗直
實即 命釋之并釋池現龍金壽男李永孫等因各授諭賞諭
書遣之前此現龍壽男永孫等皆賫施愛書來繫獄以其脅從
皆釋之琦亦以無他情并釋之○尹子雲自咸興來謁悲不自
勝仆地涕泣 上亦墮淚宮中人皆泣子雲詳啓其道事情日

曰臣所帶來如圭升彥二人即保臣以生者也。上召問如圭等曰咸吉之民為施愛所誑誘幸殺無辜今施愛反狀已著猶且執迷不悟乎汝等亦以為何如如圭等俯伏再拜曰早知如此一夫足以斬之至今不得爾者以不知順逆也。若知順逆衆叛親離則施愛特鼎中之魚耳何所偷生。命賜衣糧仍授論賞諭書二十通遣之河東君鄭麟趾延城君朴元亨南陽君洪達孫等聞子雲生還皆詣闕稱賀都人亦皆歡喜或有泣下者初子雲之被拘咸興也欲殺者多子雲顏色自若觀勢善應府人甲士趙如圭李升彥為之捍蔽得不死。上以書召子雲府人不肯放遣子雲為書遺施愛以命召之意施愛不敢留為書答曰可速還京於是府人餞于野子雲溫然酬酢不露惧色及出境路上為書以啓曰臣於本月二十五日得放二十七日到淮陽上覽書大悅諸臣莫不驚喜。○乙未日暈兩珥。○御丕顯閣令扈從諸將各率裨將五人聽令又使綾城君具致寬製形名分別五色無致混雜。○初李施愛盡殺北方官吏其軍官奴

僕一無得免 上悼甚令承政院作致慰事日以啓一當身追封
子孫錄用一設水陸齋一降香致祭一遣親屬奉屍柩護妻子來
○都摠使浚馳啓曰援兵既至軍勢益張臣於本月初一日踰
鐵嶺入安邊○諭浚曰令崔有臨領忠清道兵一千付汝汝其
受之○節度使許琮在水興為書諭都摠使浚曰兵貴神速不
可遷延坐失事機此道人民為浮言所動人心若定施愛雖反
有何患焉所經諸邑一一曉諭人心稍定大軍須速入來一失
其機雖悔可追毋疑速決以紓國難若到文川德原則或令從
事官或令軍官領兵鎮之使相應接琮又馳啓曰臣今到水興
都摠使臣浚令臣留所在待令故仍留以待賊變臣初到界在
高山驛為取印信送人於李施愛又恐施愛初雖無心不知朝
廷之意反生驚惑在安邊使軍官吉州人楊根生馳到吉州見
施愛以通朝廷之意在德源送富寧人曹糾潛到六鎮開說朝
廷消息使之勿為邪謀所搖無敢動兵在文川送軍官鍾城人
鄭休明令人傳言於施愛曰今申叔舟韓明澮已被囚欲待足

下然後決了須速匹馬歸京若遷延不發則人必疑之禍在不測且密語休明日彼若不來而反形已著則須潛結衆人開示禍福自相圖之生擒為上策端川以南唯北青精兵所在送軍官北青人李孝純馳到北青開諭父老勿與賊相通吉州牧使崔適乃此道之人人不疑之令姑勿輕入徐行觀變施愛若離吉州則倍道入據奪其腹心臣又慮彼真有反心則必拘留前送人等故令人負擔徒步托以行旅潛探形勢臣又慮諸邑殺守軍人等聞朝廷入攻之語畏罪驚惑以致紛紛今永興人朴苞生賫書馳往諸邑曲諭朝廷賫從罔治之意使無動心臣觀施愛之心不過威脅朝廷自為節度使諸邑之人不知朝廷消息深為邪謀所惑欲以邀功而已今計莫若使人民明知朝廷消息鎮靜其心耳人心若定賊不足平故臣已令通曉賊必自然瓦解矣又啓曰咸興旅帥金貴罔來告本月二十四日入探賊勢李施合稱虞候建標旗領二百餘兵屯于端川二十五日李施愛稱節度使率三百餘兵軍于麻谷驛語曰吾欲出咸興

以待 上命故率兵來耳臣更戒嚴畫策 上令承政院勞慰

來人仍饋酒飯○丙申 幸慕華館閱兵宗親議政府六曹承

旨等隨 駕召大司憲梁誠之于前曰卿前上書豈皆無用兵

謀不得不爾令水順君焚其書而秘之休過誠之叩頭謝 命

分九衛司儀內禁衛獅子衛控弦衛左射五部東西南中

屬百官及軍士之自願從征者皆戎服或甲乙射或擊毬或三

甲槍或角抵或射毛毬又令自募賤隸射候中者賞布帛奉洪

孝孫自願射侯輒中之即 命差宣傳官 御前置五色紙小

旗宣傳官諸將等奉節度 御前豎紅旗則亦豎紅旗豎青旗

則亦豎青旗士卒亦知其將旗開闔聚散無不響應令誠之刑

曹判書徐居正戶曹參判李坡甲乙相射三人皆素業儒令人

控馬不能制 上大笑仍設酌命世子進酒諸臣亦迭起為壽

命禮曹判書姜希孟右承旨李封率向化人等起舞○丁酉

上不豫○大司憲梁誠之掌令孫舜孝持平崔敬止等啓曰申

叔舟韓明澮及其子弟並被拘囚所犯必重請與三省鞫之且

罪人不可囚禁中 上不允曰非汝所知也 傳旨義禁府曰前平安道節度使金謙光累承勿遣斥候之諭而不奉行且以大犴誦令不嚴使邊將等擅離其鎭深入彼土圍獵其鞫問以啓○戊戌 命召河東君鄭麟趾蓬原君鄭昌孫綾城君具致寬延城君朴元亨領議政沈滄左議政崔恒右議政洪允成吏書判書韓繼禧右叅贊金國光戶曹判書盧思慎令都承旨尹弼商傳曰韓明滄申叔舟不無罪過無禮專擅其是罪也僉曰當直於法 上熟慮去 決憲府再請治罪不允 上欲令世子攝政皆曰若不得已則有時與大臣議定可也攝政則非臣等之所望也 命世子就思政殿月廊與大臣議定庶事○咸吉道節度使許琮馳啓曰別侍衛林孟枝入探北道聲息來告云於五月二十六日見李施入領二千四百餘兵陣于洪原河灘洞問何故起兵谷曰賊兵多屯雪寒嶺等地將欲盡殺居民且體察使及節度使等多率軍官備器械以來是必姦黨所為故兄施愛令我先行禦之耳吾投宿距陣二三里許民家夜半有洪原正兵來曰施合陣中軍士欲捕施合方圍立矣吾翼朝出向咸興道見施合與甘弟

施伯率步兵三人皇遽走馬過去細聞其故則鄭休明車云革
等與會寧軍士唱義密約乘夜執縛施合馱馬而來俄有一人
從後呼語令解縛故施合得逃去臣竊料洪原多有施愛之族
端川崔自祥亦施合之舅必兩邑人同謀解縛其餘軍士則已
知朝廷之意故聞諭之日破陣散去賊之就擒不遠矣但恐逃
竄自盡已令軍官孟得美朴師孟池得連鎮撫方瑞同等入探
賊穴措置追捕之策○都摠使浚馳啓曰臣等本月初一日踰
鐵嶺到安邊休息士馬初四日發向永興據龍興江待變成興
人心猶未解感數通李施愛故先送咸興人素所親信者及內
需司奴子等開陳施愛反狀遣先鋒據咸興城然後臣等亦待
援兵而入○己亥 上召水順君溥吏曹判書韓繼僖戶曹判
書盧思慎示 御札曰一聽讒不察遽囚元勳誰有特保驅邊
將於賊黨也此不可囚也一聲言清惡勢已鴟張中外洶洶莫
的是非裴武之變可畏君弱之言已行故囚非為投杼也一動
威固勢方便制難且有自取特功專擅然實由我一勿為高鳥

之思大隧之歌久當知味一屯運至矣神心喪矣年老氣衰股肱病矣近日之事天獨知之 上悲不自勝命溥繼信往申叔舟韓明澮囚處示其書而釋之令冠帶以來 上出康寧殿西庭携手涕泣而入與語 賜酒皆復本職與議國家事如初又放子弟之囚者 命書御札二通各授叔舟明澮使自省二人奉讀流涕又 召蓬原君鄭昌孫綾城君具致寬延城君朴元亨領議政沈澮左議政崔恒右議政洪允成右贊成尹子雲右叅贊金國光禮曹判書姜希孟刑曹判書徐居正及承旨等就思政數月廊以御札示之叔舟明澮等不敢與昌孫等同列避席不坐 上聞之命就坐已而叔舟明澮先出歸第昌孫等啓曰御書有恃功專擅之辭專擅人臣之大罪也遽釋不問臣等缺望且叔舟無禮明澮專擅此不赦之罪請治之 上曰非上戲言也薦賢大相事也勿更言細看予示書則可知矣初豈有罪而囚耶且專擅有大小叔舟等豈專擅之大者耶昌孫等更啓曰恭上專擅之意但懷其心尚且不赦况今見於行事何

可佩也且君上之前安有戲言罪不可赦 上曰卿等所言當
矣然非上專擅大言之則人臣之大惡小言之則伊誰不為勿
更言昌孫等與忠勳府六曹判書參判等請至七八 上終不
聽叔舟嘗於 上前議事若有違則曰 上鑑非也明滄於銓
注時兩界守令落點單字下而於意不合則更啓必欲自擇此
專擅也 上有是言故昌孫以此請之臺諫請曰今聞叔舟等
被教請聞其罪名 上曰非汝所知也欲知罪名其見 御書
○御札諭都摠使浚曰李施愛勢已蹙容身無地此專因汝持
重蓄力以義諭賊之功也為今之計更勵士氣蓄力觀幾勿欲
速勿欲遲此施愛自衰自敗自死之時但生擒為難則殺之甚
可其贖從之黨一皆不問事定之後汝所統軍士之中貧窮羸
弱者曲加撫恤給糧差人押遣汝等鎮服布置無遺諸鎮將盡
數赴任然後更待台命乃班師凱旋來獻俘馘○傳旨吏兵曹
曰咸吉道被殺節度使觀察使虞候都事評事敬差官從事官
點馬審藥檢律錄事守令萬戶軍官訓導等並追贈官爵錄用

子孫○命禮曹為咸吉道身死人等遣朝臣設水陸齋于寺社
又降香致祭其祭文曰蓋聞人固有一死而死有輕於鴻毛或
重於泰山夫能處命不渝為國捐軀豈非重於泰山者歟惟爾
等或宣化方面或折衝閫外或親民於州府或禦侮於關防或
持使節而行邁或坐鄉社而教育以至僕隸之各為其主皆離
鄉邑去父母忘身徇國從事執掌者也豈意無賴之賊潛懷不
軌之謀陰結徒黨連據一道恣騁兇計駕禍不測無貴無賤為
魚為肉嗚呼哀哉予為臣民之主致此不淑寧不惻然無以為
懷北望長吁專遣驛使俾陳洞酌魂挈朋儔來格欽此○命承
政院馳書京畿江原咸吉道觀察使曰被殺守令家累上來時
好經邑給草料粥飯又給馬護送○兵曹據慶尚道巨濟正兵
金克順狀告啓曰巨濟為縣海中絕島禦侮尤緊且由海路往
來甚艱請令正兵勿令番上宿衛留防本縣且珍島郡南海縣
亦絕島從此例留防從之○庚子中宮別監許萬福與內
女草今潛通消息事覺命承傳宦官李得守訊之萬福悉對

無隱 命並處絞 命囚辭連內女七八人于義禁府獄○議

政府忠勲府六曹判書參判等請申叔舟韓明澮等罪指摘專

擅一語曰此足可罪也 上曰卿等何若是昏耶竟日固請亦

不允臺諫文章上疏曰竊惟臣子之事君父也當委致其身

夙夜敬畏雖有小功不敢自以為功日慎一日終始如斯而已

今申叔舟韓明澮等自矜自溢不自畏慎薦引趨附廣植私恩

經營財利貽弊於民茲者咸吉之賊藉以唱謀一道靡然聽從

者豈不謂專擅之極無所不至耶此則專擅之驗也人臣專擅

固有常刑况恃功自恣尤所當懲伏望斷正其罪以快臣民之

望傳曰觀疏語則甚善然不可從也○命義禁府斬偽造印信

人張致釋辭連人盜賊沒官○罷金謙光李守哲職○辛丑議

政府忠勲府六曹堂上等合辭啓曰申叔舟韓明澮等既犯重

罪旋蒙赦釋雖曰報功加恩今叔舟明澮則功不掩罪恩不當

加請抵罪臺諫文章上疏曰臣等竊觀書曰惟辟作福作威王

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而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兩家

凶于而國夫威福者人主所以獨運一世以制羣動者也為人
臣者豈可得而或專之哉專之則衆附衆附則力侔力侔則變
生從古以來斯理灼然聖人知微之顯小之大故限之以禮制
之以法使之消於未然君君臣臣而無害家凶國之患也叔舟
明澮等遭遇聖明過蒙寵渥子弟親戚亦皆通顯所宜戰兢
自持恪謹朝夕以報 聖恩於萬一也乃居然自溢專恣不忌
假公器以施其息囑官司以肥其家所以趨附盈門州郡受害
是則得罪於一世而不可小貸者也臣等將此意仰瀆淵聽乃
下教曰汝言為是但不識予意臣等反覆思之倘以二人素有
功勞思欲保全然人臣雖有其功亦職分內事特功專擅法所
不赦若欲保一臣而法有所屈則非所以垂戒萬世永固邦基
之大義也伏望 殿下往思前訓俯從廷議斷正其罪以戒後
來上皆不允賜酒慰諭而遣之 御序賢亭召右叅贊金國光
吏曹判書韓繼禧戶曹判書盧思慎工曹判書任元濬及承旨
等八侍又 召新除咸吉道守令金孟敦及徵來諸道武人閔

孝幹等二十四人勸授撫存軍民之方仍試射並賜酒○先是
崔閏孫賈 諭書而去所至匿不開諭及右李施愛禁州郡調
兵應官軍節度使許琮以報都摠使浚浚頗疑閏孫懷貳至是
閏孫還到文川望見浚走匿林間蹤跡詭秘使人追捕問施愛
情狀閏孫曰施愛攻無反狀浚令探之得施愛啓書于徐致明
馬鞍裏致明即閏孫所與俱來者也浚遣從事官李恕長押閏
孫致明以送 上欲斬閏孫以徇北人問閏孫曰汝往咸吉道
成何功乎閏孫對曰臣到施愛陳語曰 上既囚申叔舟韓明
滄待汝欲質之汝當速上京面對施愛泣下曰吾方欲往但恐
路間為姦人所害故不得爾 命囚義禁府獄恕長啓曰施愛
施合帥數百兵屯于利城車云革鄭休明等帥鏡城會寧之兵
據磨雲嶺施愛軍中逃散者絡繹趨附於云革賊勢既解矣其
施愛啓書曰賊臣康孝文廣植黨與回泊忠清道兵船又聚平
安江原之軍多屯境上欲盡殺居民故軍民會議已討平之而
臣在遐方恐不及捍衛出咸興待 命今聞閏孫之言以臣為

謀逆沛鄉之民與國同休戚豈有一毫謀亂之心昔者李澄王
謀亂旋就誅滅皆沛鄉軍民之力也姦臣之言願勿聽信且本
道守令皆孝文申漸之黨並被誅死今若填差他道之人則派
連姦黨者恐亦遇害邊生嫌隙不體聖上字收之意侵虐百
端及逆之徒相繼而起兵連禍結民不休息願選本道子弟才
堪守令者填差則民生安業其才堪守令者咨問開城君崔濡
施行仍作諸邑軍士告日以啓一慶源府使李宗顯家奴吾麼
知等八人縱火焚鏡城官舍及民家二百餘戶府使柳從華預
知其謀盡出衙中財物前此又官給吾麼知等糧物一有人縱
火焚慶興民家三十餘戶即搜捕付官府使以其家奴庇護不
問一有人縱火焚慶源鄉校及民家一百九十三戶亦搜捕付
官府使以其姊妹家奴置而不問○許琮遺李施愛書曰曾遣
上京告變施愛答曰既捕康孝文等啓聞至再三 上不信雖
小人如京與啓本何異且平安江原竟上聚衆作陣又水軍回
泊倘為急難欲到咸興率軍以待命○晡時 御康寧殿召綾

城君具致寬都承旨尹弼商及李恕長等議捕李施愛方略
御札諭浚曰崔閏孫之事答在李恕長之言今聞車云革鄭休
明能奪會寧鍾城之兵截磨雲嶺汝大兵亦漸進李施愛前逼
後截東阻大海西礙大嶺正是釜中之魚宜遣兵助車云革等
寡力但言宜遣兵助寡力而不言所遣將帥名軍數及攻打之
日期者以專在將帥臨機之略不可遙制故也又諭曰為國當
明逆順用兵先信賞罰聞安邊德源文川高原永興等諸邑人
更品官能知逆順不從賊令生保其守令以待官軍其中有功
者等第速啓非獨此也如此有功可賞者隨所聞見以啓夜怒
長陞辭行○傳旨義禁府杖內女春非一百屬巨濟官婢芝之
一百徵流三千里贖運代徵杖一百流三千里贖水德杖一百
萬德杖九十春全杖八十並定本司苦役皆辭連草今者也○
壬寅 御康寧殿 召河東君鄭麟趾高靈君申叔舟綾城君
具致寬等議宣慰琉球國聘使事仍令侍食有頃臺諫交章上
疏曰臣等再將申叔舟韓明澮等事仰瀆 淵聽乃 教曰汝

等知予不聽何乃如是臣等退而思之為萬世正大法有不得
不達者臣等竊惟 殿下寬二臣之罪豈不欲思保其功而然
耶自古為亂未必皆自踈遠而起雖勳庸卵育之極苟權重地
逼勢有馴至所以功不得保者多矣聖人用法如其罪大不以
勳舊有貳故人知自慎而能保終始也茲二臣者雖在聖明之
下謂無非望其於平日挾小功以自肆假天威以自用正所謂專
擅之臣也彼朔方之民一聽藉口之邪謀靡然從之而不疑者
謂其權勢可以無所不為亦惡其剝已膏血也舉此一隅可卜
其他夫保功一時之恩戒後萬世之義豈可以恩而廢大義乎
古人曰稽謀自天又曰謀從衆則合天心今百僚皆以為當罪
天意可知罪之可也廢之可也黜而遠之亦可也而使之富貴
自若則祇但羣臣缺望抑亦四方悶然罰一所以警衆懲今所
以戒後伏望 殿下為萬世正大法以慰臣民之望 上不允
旨大司憲梁誠之賜酒曰汝當面數其罪誠之歷數叔舟過失
叔舟頓首謝罪 上曰予榮衛既調方欲與大臣開懽何發如

是之言然國家始此時汝敢言極諫予甚嘉之行當論賞以獎
忠直仍書疏末曰明日改狀來叔舟等出誠之跪謝令公之事
上親問故不敢有隱至發過情之言惶恐○承政院奉旨馳
書于都摠使浚曰今聞咸吉道諸邑人等其被殺大小官人屍
或沈水或積置使不得分辨可為憐愍其令求得藁葬豎標具
錄以啓○癸卯 召大司憲梁誠之賜練段一匹曰卿能直言
故賞之誠之拜受而出頗有德色臺諫又交章上疏曰臣等竊
聞人主能容臣子受法而後朝廷之勢重人臣能不從人主屈
法而後人主之勢尊蓋法者天下之至公至正者也當一以守
之信以行之雖勳舊所犯如其重大必斷之以法然後賢不肯
齊其思慮永世無患矣苟知罪惡而不即懲艾人將何所忌憚
也哉臣等累將申叔舟韓明澮等專擅之罪仰瀆 天聰未蒙
俞允臣等反覆思之我 殿下信賞必罰凡有罪無罪必處之
以公獨此一事尚循私息臣等竊恐此法一屈後將難救況今
當途奉職之臣類皆勳舊雖有大罪皆知可免則孰肯甘於清

苦而抑其情欲乎勢將故意縱恣無所不至罰一警百正在今日伏望 殿下俯從臣等前疏斷正二臣之罪使萬世知人臣專擅者無所逃罪 宗社幸甚 上不允○槐山君漬率漬翼峴君璉之子也停朝市三日謚康懷溫柔好樂康慈仁短折懷○甲辰臺諫交章上疏曰臣等近日請申叔舟韓明澮等專擅之罪至于三四猶未蒙允誠未上格不勝缺望臣等竊惟自古功臣保終者鮮所以然者上欲保全有罪不懲臣不畏慎自底于罪有始無終古今通患是則愛而不懲非所以愛之也恭惟我 殿下臨銜以來凡有功劳悉崇報典深仁厚澤天覆地載茲二臣者尤荷寵渥遂至專擅一夫藉口舉道齊應禍患至此罪豈可貸 殿下大動天威即令幽囚庶幾行大法而一衆志也未幾特赦富貴如初非但二臣無所懲亦後世無所戒蓋擅今日之權者無如二臣致今日之患者亦無如二臣此而不懲何以示後 殿下如欲保全須加罪責警小責所以消大患也大患永消大業永固豈不為萬世無疆之休也哉伏望 殿下斷

以大義 宗社幸甚 傳曰予嘗觀世宗朝奏疏皆言過其
實專尚浮華近日所上疏文與實相當意與辭相的予雖欲增
減一字尚可得耶予甚嘉之然其事則不可聽也大司憲梁誠
之復請治罪 不允○咸吉道穩城僧乃洵誚闕請曰願奉諭
書歸諭族黨以捕李施愛 上曰此非僧所為令饋送○都摠使
浚得吉州牧使崔適節度使軍官孟得義等書馳啓曰李施愛
初欲向南而還據吉州者車云革率會寧鍾城軍士執縛施合
之後餘衆稍稍逃散故自知計窮不敢長驅耳又馳啓曰內需
司奴莫同賁諭書入北道不廣布開諭軍民直傳施愛且受其
黨洪原吉州端川品官書以還言曰車云革囚于北青馬賢孫
囚于利城臣觀其莫同所為頗詭秘故令軍官金伯謙拿送其
書略曰今奉諭書以施愛為謀反令臣捕捉臣等以為施愛若果
謀反捕捉無難然非謀逆但為國討反耳○禮曹啓咸吉道節
度使康孝文觀察使申泐虞候鄭六乙都事朴宗文曹克治
評事權徵從事官任致峒敬差官孫旭點馬別監沈爰諸邑守

令訓導萬戶軍官審樂檢律一應死於任所者依舊例致賻
從之○兵曹據忠清全羅道巡察使啓本啓忠清道藍浦鎮移
合庇仁鎮置軍二旅泰安鎮置軍一旅兵馬節度使營置軍三
旅全羅道沃溝鎮移全州鎮置軍二旅設節度副使茂長鎮
移合羅州鎮置軍二旅扶安順天兩鎮各置軍二旅興陽珍島
兩鎮各置軍一旅兵馬節度使營置軍二旅唯扶安鎮城中傾
窄水源不足可增廣城東南面四千七百三十五尺築之從
之○乙巳 召高靈君申叔舟綾城君具致寬延城君朴元亨
領議政沈澮左議政崔恒右議政洪允成右贊成尹子雲右參
贊全國光都承旨尹弼商等議事仍設酌 上謂叔舟曰近日
臺諫章疏大論外事予賞梁誠之諫疏又必至矣乃 命進酒
○丙午召臨瀛大君璆綾城君具致寬右參贊全國光 吏曹判
書韓繼禧戶曹判書盧思慎都摠管尹士昕廣陵君李克培知
事金溉都承旨尹弼商等設酌 上曰至秋則從征士卒無衣
者可憐宜送綿布綿子璆啓曰今驛路疲弊請令宗親宰相各

出人馬輸之 從之金伯謙拜辭 召見賜衣一領授諭書三
通遣之其諭浚書曰今更詳錄李施愛罪惡以諭諸口子萬戶
及諸邑軍民人等汝可擇可使者入送其諭口子萬戶書曰李
施愛反逆情狀明白予屢降諭書且示論賞條件今聞汝等猶
未悉知故其反狀及論賞條件今更條列于後爾等皆予所差
遣官人宜遍諭軍民人等使無不周知且所在本邑守令皆已
被殺無人主管其邑爾可兼治軍民之事以待新差守令逮捕
賊魁其餘為施愛所誑脅從者悉皆勿問一李施愛造浮言云
平安道之兵來屯雪寒嶺又云回泊兵船將欲盡殺本道之民雪
寒嶺則與平安道道路不通何兵來屯海路則滄溟險遠何船
到泊施愛既曰茅文用本道之兵而謀反若盡殺其道之人則
將誰與舉事乎此皆施愛誑惑汝輩廣結黨與謀亂明矣一以
孝文薛丁新為謀反殺之又移文諸邑盡殺守令萬戶軍官點
馬察訪教官及其子弟奴僕等施愛果以孝文等為謀反則何
不密告於我雖曰事急先發教官點馬察訪何預兵事並殺之

其欲滅口謀亂明矣一施愛詐稱節度使以其弟施合稱虞候盜用節度使印信移文道內則稱節度使啟書則稱前會寧府使其為姦詐明矣一持子諭書者囚繫拘留觀察使魚世恭節度使許琮所送之人亦皆阻礙使朝廷未知聲息其兇謀者矣一施愛等既曰吳凝與孝文同謀欲盡殺本道人民若凝等果有是心則聞賊船來泊欲其盡死豈肯移文諸邑使挈家登山以避之乎此皆造言惑眾也明矣

論賞件與前降諭書同其分諸邑軍民書同 ○丁未甲士柳子光上書曰臣下番在南原晚聞李施愛事方食不覺棄匕箸繼以郡縣督臣錄名徵兵文卷中臣素以弓劍自許聞之踴躍倚馬待行留次數日未有郡縣督行定日之令臣於是終夜不寐奮然竊謂國家雖戒嚴四方以整兵卒豈盡徵四方之兵然後可討一施愛乎臣既籍名甲士常欲立功邊野為國一死况當國家有腹心之賊臣何心隨行逐隊列於徵兵之數安處遠方而甘於眠食乎故臣本月初六日發自南原倍日兼行行之道路傳聞於人皆曰逆賊施愛尚守窟穴賊殺不辜

咸吉一道為之騷擾何一介之賊不即就戮累 殿下之治平
而勞廟堂之圖議乎未審 殿下已令將士一運二運至於三
運四運分兵入送乎然則何至今無一將士斬施愛頭以獻京
師乎若不即討平使施愛極肆兇惡而費日稽誅則咸吉數十
州無罪之民誠為可憐又若施愛惡極罪窮焚所至州府散所
至倉庫載所至兵器劫所至士卒一朝亡入北狄則其他日邊
患有不可當者矣 殿下豈不憂之乎臣妄謂公之為將者無
乃極富貴畏死生逗遛不進曠日持久相謂曰今當夏月弓力
易解雨水方阻山川險隘草木盛茂不可輕進又不可輕戰乎
殊不知我獨當夏而彼獨不當乎我獨解於弓力而彼獨不解
乎我獨阻於雨水而彼獨不阻乎我獨險於山川而彼獨不險
乎比之兩鼠共鬪穴中有力者勝 殿下何不急令將士刻日
與戰以杜禍之不深之時乎孫武曰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
大抵古人用兵皆以仁義為體權術為用而尤以貴者神速而
已今之將士逗遛不進臣未知其可也孔子曰不以人廢言伏

惟 殿下不以臣微而廢之臣雖微賤亦願立一隅得自為戰
快斬施愛頭以獻 上覽書驚嘆 召尹弼商令讀其書仍
傳曰此書甚合予意真奇材也子將任用以施其可命饋之子
光前府尹規之孽子 驍勇 捷疾善騎射知書史能文嘗大言
尚氣槩 ○承政院奉旨馳書于京畿忠清江原黃海平安道觀
察使曰今咸吉從征軍士之家僅餘丁持衣糧欲往者聽 ○戊
申御康寧 叔高靈君申叔舟綾城君具致寬領議政沈滄左議
政崔恒右議政洪允成右贊成尹子雲右叅贊金國光中樞府
知事金守温及六曹堂上承旨等入侍講兼藝文儒臣成均館
儒生諸學人所業仍 召閔穀柳子光令陳討李施愛之策子
光對曰倭臣精兵三百可繫施愛頸致闕下穀對曰咸吉百姓
皆為施愛所誤莫知是非靡然從之若先降諭書曉諭則民必
去逆效順矣何必動大衆赴之險阻之地乎 上笑命置酒極懽
乃罷 ○諭都摠使浚曰今送軍官閔孝幹安仁厚宋重文徐綬
許熙文益孫崔戎安慮趙禮從具德孫姜景殷金悌臣林自直

時世子在側特命左承旨李封使告世子以吾先父與乃翁情意最深之言因戒承旨等曰政院機要之地權威彌重各慎乃事又命宦官田昫進酒曰汝吾家老奴備知世宗時事當時視朝之際亦有羣臣失儀者乎○傳旨兵曹曰受常叅時宣傳官雲水副守孝誠尹璘慶維崔延命洪孝孫則不預設形名殿坐後持入且遺忘白麾衛將鄭蘭宗部將康應謙金調陽則集鼓前所領軍士徑率入庭各所衛部將則入庭軍士數少率領其鞫以啓又傳旨刑曹令覈兵曹官吏不能檢舉者○都摠使浚為書遺鎮北將軍康純曰踰咸關嶺日期及與諸將約東已令平虜將軍朴仲善等聽公節度又令魚有沼許琮連營松洞為後援公可使人相約應援為幸然不可輕准亦不可失機觀勢探候先剪賊羽翼最佳○庚戌日暈○以尹子雲兼五衛都摠府都摠管李克培兵曹判書○咸吉道德源住舩軍嚴牛叱知永興國昌寺僧達尊洪連等上告曰李施愛略無反狀但恐中路遇害未即來詣闕下請罷兵且曹錫文以下諸將皆姦

黨有回軍向南之謀。命水順君溥都承旨尹弼商開設萬端，猶未解感。命囚義禁府獄。○諭都摠使浚曰：今將賜給士卒絲布六千八百五十七匹，綿子七百五十斤，綿花一千五百斤，麻絲三十四斤，授端川郡守廉尚恒等，以送爾其隨節氣量宜給之。○辛亥，上黨君韓明澮、右贊成尹子雲、兵曹判書李克培等謝恩。召見令侍食。上曰：浚之士卒已足休養，宜乘此機急速進攻。至今了無聲息，浚年幼，曹錫文懦弱，何以處之？明澮進曰：請遣趙得琳開諭之。上曰：甚可行，當遣之。○命承政院馳書都摠使浚曰：趙孝昌賊黨也，急捕以送。○壬子，都摠使從事官金權賈浚事目及許琮啓書以來其事目曰：一咸興見在軍資穀摠一萬七千三百八十五石，計今所領兵六十五日糧也。定平以南諸邑軍資之數亦不多，請急漕轉慶尚左道、弘海及江原嶺東諸邑軍資，夾十萬石，一軍中食鹽亦不敷，請漕轉慶尚左道、弘海、江原嶺東諸浦救荒鹽，及觀察使營鹽一勇卒藥匠、戰馬弓弓弦、馬脚匙、魚膠、三銃筒，請加送。其啓書曰：臣觀

此道諸邑人民自知殺守令之罪惶惑紛紛即遣人開諭朝廷
賈從周治之意人心始知逆順自決去就故車云革鄭休明曹
糾等得收李施合散亡之卒據利城多寶洞臣使崔適領咸興
兵入據北青未及措置會崔潤孫賈諭書來反附施愛非唯不
宣布諭書并說是非所至州郡使品官人民勿調兵應官軍且
言吾親見兵船多泊洪原聞其鼓角之聲以惑衆聽臣傳聞云
革等被囚北青意必云革士卒聞閔孫之言旋生疑惑復歸施
愛而云革等被囚耳權因啓曰咸關以北路梗不通且遠道之
兵纔至力疲故未即入攻先遣崔適率咸興兵守咸關嶺孟得
羨朴自崐率咸興兵守車踰嶺得羨自崐並為賊所恟掠而去
賊勢甚熾請加精兵軍資器械 上御康寧殿召臨瀛大君零
高靈君申叔舟綾城君具致寬左議政崔恒右議政洪允成承
旨等議曰兵勢大振賊鋒已摧宜乘此機壓之今畏恟不進坐
失事機且行軍宜營草野今率大兵入咸興城非計也又何專
授咸興兵于孟得羨使孤軍入據為賊所虜乎此策之失者也

按耀方略仍設酌 上謂允成曰卿可將兵然威武太甚允成
對曰不威則軍中不肅 上曰雖威豈可太甚乎琮又馳啓曰
曩者李山玉李玉等賫諭書往諸種野人處今不知去向臣意
謂於中道為賊所拘不得宣布 諭書請更下諭且兼司僕朴
成物李膺本道人也請差軍官以送○都摠使浚馳啓曰永興
人前司直金御注前濬源殿直金榮老前千戶張自益前淑陵
直崔孟孫等能生保其邑守金乙孫請論賞 上即命超榮老
一資授居山察訪御注等三人亦並超一資○癸丑永興吏民
等見 諭書為書回啓曰李施愛陰懷不軌扇亂惑衆臣等邈
處海濱無路自達不意 聖諭下及賤臣臣等明知逆順執不
奮忠討賊乎○平安道觀察使吳伯昌馳啓曰安喇鄉吏承孝
等回自咸吉道到永興地界夫老羅山有人率兵百餘據險設
柵執承孝等問所從來承孝答曰隨邑宰往咸吉道今還家耳
其人曰申千戶率我輩來屯于此以備平安道之兵汝則可去
矣○上召綾城君具致寬右議政洪允成右叅贊金國光兵曹

判書李克培議曰崔閏孫反附姦賊虛捏浮言使人驚惑斬首
傳示則人心速定僉曰允當○諭都摠使浚曰今將碗口三銃
筒二百五十火車五部火箭四百箇火藥二十七斤角弓一千
張弓弦五千箇授軍器寺副正宋衣前節制使李元良前府使
姜尚甫前郡事金致亨藥匠五人別軍十人戰馬五十匹授兼
司僕洪元老以送爾皆受之宋衣外餘可任使又諭曰食鹽二
百石令江原道觀察使轉輸安邊爾其取用○傳于兵曹曰閔
良公私賤鄉吏驛吏胥吏僕隸人有才力自募從軍者點整軍
器送之雖未能親捕施愛苟能隨陣勝戰則有職者給金帶賤
人永良銀帶鄉驛吏免役銀帶隨其功勞等第稱下功臣其令
曉諭中外○觀象監啓京都坤方低卑又水口寬闊故於崇仁
興禮二門之外皆鑿池貯水近者不曾修築或填塞水淺或堙
沒無址懸深鑿貯水植木堤岸以畜氣脉 上不納○甲寅
傳旨戶曹曰慶尚道沁海諸邑軍資米十萬石漕轉于咸吉道
安邊德源文川高原永興定平咸興等邑然一時輸運最難可

宜相繼輸之○高靈君申叔舟啓曰斬崔閔孫頭傳示則誰
不快心然奉諭而往者多若聞之恐生疑惑上曰卿言是也
○金璣辭引見內殿授咸吉道地圖及藥劑令付都摠使浚○
傳于承政院曰凡來報秘密事者政院先問後啓故漏洩事機
者頗多自今如有來者先啓後問○乙卯御思政殿受常參
視事召綾城君具致寬左議政崔恒右叅贊金國光吏曹判
書韓繼禧戶曹判書盧思慎中樞府知事丘從直及諸將兼司
僕等設酌上問入班諸臣誰可講武經者鎮撫金孟兼司僕
二人願講孟因陳慰撫咸吉道人民之策上顧謂世子曰予
告汝訓汝審聽之凡汝所先務者博學問敬大臣斯二者而已
博學問則德崇業廣敬大臣則高而不危反是身必災國必喪汝
宜早以自牧學于古訓仍命進酒○傳于禮曹曰今所棟文
臣百七人分授易易學啓蒙禮記周禮左傳綱目宋元節要杜
詩李白東坡莊子老子列子立期畢讀○都摠使浚發咸興屯
兵于咸關嶺下新院鎮北將軍康純在洪原遣知印金敬禮來

告云聞李施愛請兵野人軍勢甚盛又咸興正兵韓得義來告
曰聞北青衙吏云施愛抄五鎮兵本月十九日宿于利城多寶
洞二十七日入北青洪原旅帥金澄領兵出迎于居山純又遺
書浚曰本月二十日余到鍾介山介兩嶺下結陣北青正兵崔
福時來告云旅帥李約同率軍四隊屯于本府終高台金澄率
軍四隊屯于車歧甲山軍屯于利城北洞高沙里鋪浚答云擬
與平虜將軍朴仲善分道踰鍾介山介而入節度使許琮大將
魚有沼由楊花而入純乃與諸將議入北青之策猛牌將李瑛
琦曰入據北青有三利邑內有樹木伐木為柵一利也先據倉
粟二利也密近賊穴易探形勢三利也留屯平浦有三不利軍
士野處霖雨連旬則弓解甲重一不利也坐費軍餽二不利也
終高台水漲則師不得渡三不利也純歎曰今日之策瑛琦為
第一諸將皆以為然遂踰鍾介嶺入屯北青○丙辰僧洪王金
仲伊萬等盜宰箭串牧場馬盧原驛子李之等捕告上令承
政院杖訊皆服 命捕餘黨○承政院奉 旨馳書于咸吉道

觀察使魚世恭曰本道驛路騷擾薦新外勿進物膳○鎮北將軍康純貽書都摠使浚曰我軍屯北青前平北青正兵金元生來告云李施合率陪牌九十人到本府散軍餽還向端川先此十二日間李明孝殺李升彥徐崇禮益得羨朴自崐車云革鄭休明等唯馬賢孫以李約同族親庇護不殺北青人李崇明來告云施合本月十九日率二萬二百餘兵到本府散軍餽還向利城又施合與明孝率洪原北青利城甲山之兵屯北青之汝注乙峴施愛率端川以北諸鎮軍及野人五百餘兵自利城高沙里鋪至北青頭於所欲夾攻官軍又貽書曰自我軍入來之後路上草賊竊叢劫掠人馬慮往來報變者被掠宜速遣兵于山介種介楊花等要路以固關防又軍中無驛騎恐稽報變以失事機須多送驛騎且我欲軍于北青設寨為久住之計須權差守令督送浚即遣軍官慶禎馳啓○丁巳詳定所堂上各賚新定大典八啓 上令承旨等駁議考定有頃出就思政殿月廊 命永順君溥出宮醞賜之○鎮北將軍康純之入北青也

節度使許琮議曰大軍若據官府結陣則躡籍禾穀民必怨咨陣于川邊為便純曰成大事者不顧小弊今處賊路四通之地無木石可設寨若賊兵乘夜突至則何以禦之琮強之不已裨將金嶠曰據府為陣倉庫在其內則賊兵雖來不足慮也遂從其計鎮于府內純令士卒人各伐樹內設木寨外設鹿角城士卒爭忿盡力須臾而成甚牢固又城外鑿坑坎夜四鼓李施愛率萬六千餘兵來圍數重攻其西面樂潰又障水上流使不我鎮縱火焚燒府內廬舍放火箭鼓譟大呼聲振天地又作胡語以張氣勢三面合攻純令軍士銜枚繫馬足堅壁勿與戰陣中寂若無人賊以為移陣遂稍却質明賊復進與戰良久純使軍官本道人方瑞同池得連李延年等呼賊云汝既見諭書敢與官軍抗乎諭以大義開說禍福賊或有求見諭書者純令全興敘鄭興德持諭書出寨外示賊賊環立展視俄而施愛施合李明孝等督戰甚急斬退北者二人搢首槩上以示眾眾股慄皆擁盾進戰凡十餘合嶠當寨南隅禦之賊覘知嶠所領軍皆

懦弱甚易之盡銳兵輻湊攻之矢交如雨我軍爭奮射之賊不
敢當死傷無算淑琦南怡所殺傷居多日午施愛窘甚欲戰則
不能欲退則恐追使吉州人朴義禮乞降曰我等本無反心朝
廷反以為逆若使我詣闕自陳當為殿下暴白此意遂跪舍
土仰天誓曰將軍罷兵則我當退時我軍矢盡力竭乃佯應曰
汝等皆我國之民也盡鏖何益若如所言我亦退師如有所負
我當再舉殄殲無遺賊乃引去賊初見設寨乃曰一日之內設
寨甚堅如是哉○戊午召高靈君申叔舟綾城君具致寬左
議政崔恒右議政洪允成右叅贊金國光戶曹判書盧思慎刑
曹判書徐居正工曹判書任元濟及承旨等議事仍設酌○鎮
北將軍康純作事目遺都摠使浚曰一此處倉庫尚完吾欲死
戰以守一種介山介等處須送援兵把截一援兵遠在則聲息
難通須陸續遣人窺覘應變一咸興以南人民初皆登山閉說
百端稍稍還集甚者羣聚山谷至有剽竊者更加措置盡情曉
諭一精兵藥匠戰馬軍器銃筒及輟變驛騎須多入送浚答曰

承書知李施愛之降之退可喜然後變難測宜嚴加措置鍾介
 山介等處則已令金崇海朴思亨領兵六百分據之所送事件
 即授軍官金伯謙馳啟○前承興府使金乙孫來肅拜初承興
 之民聽李施愛言欲殺乙孫乙孫仰天嘆曰義不可為賊所辱
 自刎佯死仆地府民以為既死不復加害得不死府吏金訥禁
 止其衆使不得擅殺但拘之以待官軍會京邸人石山奉諭書
 頒示曉諭府民乃知逆順而放之乙孫候下劒痕猶在人皆以
 得脫為幸至是來告其事 上召石山及高原奴朴興未定平

奴仲京安邊奴孝同等使就 御前問其宣布諭書事賜石

山綿布五十匹餘各 賜三十匹並免賤命吏曹特免金訥

鄉役又令其道賞綿布五十匹○釋義州判官金舜輔昌城節

制使朴良信令往咸吉道立功自贖○己未 召左議政崔恒

右叅贊金國光戶曹判書盧思慎刑曹判書徐居正及承旨等

議事令侍食○傳旨刑曹曰軍資副正具致明與分臺監察陳

趾不協鎖門拘留其鞫情由並劾監察以啟○鎮北將軍康純

馳報都摠使浚曰金嶠所領別侍衛廉文達來告云因覘賊變
入北青地界匿於草莽間忽有一騎過去云汝是何人答云北
青人其人曰李施愛領軍由楊花到洪原直攻破都摠使陣又
捕北青人問之云施愛令曰賫三日熟食更來決戰竊意賊謀
難測故余即引退屯于大門嶺下以圖應援○命戶曹張榜募
民納粟于咸吉道受其直于他道○定平人司直金尚起永興
人宣略將軍張仲友等見諭書回啓曰今奉諭書始知逆順李
施愛今在利城若發軍南來則當戮力捕之○兵曹據江原黃
海道體察使韓繼美啓本啓曰江原道三陟鎮移合江陵鎮置
軍二旅設節度副使黃海道康翎鎮移合海州鎮置軍二旅長
淵鎮分屬瓮津豐川兩鎮各置軍二旅遂安鎮移合黃州鎮置
軍二旅從之○刑曹據敬差官佐郎白思粹啓本啓曰利川鄉
吏李根書負鄭而興元右等俱以鄉愿掌錄田籍因賄增減以
致賦役不均府使權眉李世瑤相繼皆不檢覈請眉世瑤各杖
一百而興右各杖一百屬江原殘驛吏根年滿七十不可加罪

傳曰罷眉世瑤杖而興右一百各贖徒三年根贖杖一百徒三年○庚申以東原君咸禹治為漕運使行司直鄭垠校理金克儉為從事官漕慶尚道公_事軍資米十萬石于咸吉道○慶禎來自軍中啓事 上秘之○禮曹啓常叅儀注無宗親府儀賓府忠勳府中樞府漢城府郎官入叅之文請自今令其當直郎官入叅從之○辛酉 御康寧殿召高靈君申叔舟綾城君具致寬延城君朴元亨及議政府忠勳府堂上承旨等設酌尋召鎮撫金孟兼司僕柳子光等議捕李施愛之策僉曰賊勢已固不可解浚之速入洪原未可也康純魚有沼並屯一處亦未可也然兵難遙度不可在此而指揮 上曰僉議皆是予謂康純等退遛不進亦不可若速入端川利城以大軍壓之直過賊屯之後入據五鎮前後夾攻則賊必為鼎中之魚然不可執一指授宜諭浚多方用奇乘機制勝遂 命申叔舟等製諭書又命子光立草以試其才子光立成 上嘉之命進酒因撫其背曰唐宗待豪傑之士必先加威怒以挫其氣然後委用焉子則

不然親愛之而已今欲用汝為將使提一旅往討施愛但汝微乎微者素無位望恐士卒未附故未敢爾汝宜知之○遣宣傳官慶維于慶尚左道部將金侁于右道徵兵各一千宣傳官金利貞于全羅道徵兵一千五百○壬戌召湖山都正鉉壽城都正昌雲水副守孝誠兼司僕柳子光鎮撫金孟宣傳官崔延命等講兵要 命加子光延命階○諭慶尚左道節度使衡右道節度使李仲英全羅道節度使辛鑄等曰前日所徵兵須及期上送且今慶尚左右道則各加抄二千全羅道則加抄三千並裏二十日糧待遣人徵發擇守令有武才者領送頃者徵兵于京畿忠清道皆單弱不可用卿等慎勿如是○承政院奉旨馳書于都摠使浚曰高原人李陽裕徐靖朴地生金麗珍等能知逆順生保其邑守其功可嘉今特授陽裕漢城府叅軍其告身付慶禎下送速授陽裕除上京肅拜徐靖等則未知前資未即除授速考前資以聞○諭浚曰聽今去內需司書題王有仁李春茂之言用內需司米穀補軍餼其民間納粟相換者憑考戶

曹麟文收之○李施愛遣其黨金如石遺書鎮北將軍康純曰
小人之事請訪問本道軍民隨宜啓達純答書曰足下之事不
必訪問即已馳啓然道內騷擾廢農失業民不聊生足下斯速
出來詣闕自首○遣司譯院正朴枝管押被擄逃來唐人男婦
汪仲武等十三名口解赴遼東○戶曹啓今將軍資監米一千
二百石以偏車輸於京畿抱川永平江原道鐵原金化金城淮
陽等邑每邑二百石其人突用東班六品已上西班四品已上
品從及五部坊里人議程途遠邇分定輓運又令泐途守令各
於境內親率人吏持弓矢護送以備寇盜從之○癸亥夜都
摠使浚軍官金伯謙來啓北青之戰并請精兵又啓曰安
邊人安得柔自賊中來投曰北青之戰李施合中箭而死上
召高靈君申叔舟綾城君具致寬延城君朴元亨領議政沈滄
左議政崔恒右議政洪允成及承旨諸將等設酌謂叔舟等曰
官軍單弱非我親征則無辭益兵遂決意親征令兵曹張榜曰
施愛已敗衄施合中箭死然愚惑百姓猶執迷不悟我不親征

恐殺傷者多且欲慰本鄉人民將於七月初二日發京京外關良
公私賤隸鄉吏有自募戍從者來告五所其一所則聚東部人
右贊成尹子雲監之二所則聚南部人漢城府尹李石亨監之
三所則聚西部人兵曹判書李克培監之四所則聚北部人青
城尉池安義監之五所則聚中部人都摠管尹士昕監之一依
御札事目召募其事目曰一無軍裝者官給一物斧杖則皆自
備糧則私賫十日備公給十日備詳悉諭衆一有功者受莫大
之恩有罪者彼不測之罰一論賞如前論○上聞柳子光驍勇
絕人召試之一躍歷階數級又能攀緣大柱而上如猱升木上
顧謂兼司僕等曰汝輩有能如子光者亦可試之○御札諭浚
曰汝能摠大兵控制北道但兵少請援予憐諸將不能出奇但
循途守轍然不可遙制非我親征不能也將以七月初二日摠
大兵發京爾等知悉勿慮後繼○吉州軍民等眩於逆順反以
李施愛為是見諭書以書回啓曰今奉諭書伏審 聖旨竊以
本道豐沛之鄉 太祖龍興之地與國同休戚本道亡則 宗

社危 宗社危則本道亡勢之必然也今逆臣康孝文欲先滅
本道謀危 宗社與申叔舟韓明澮等內外相應徵聚黃海平
安兩道之兵來屯雪寒嶺又使忠清道水營鎮撫河水長領兵
船三十艘回泊厚羅土島又使私奴崔山等縱火慶源訓戎穩
城鏡城等鎮公私廬舍焚蕩殆盡孝文正當農月與評事權徵
富寧節制使金益壽率六鎮精兵到吉州與其妻叔父李施合
密議逆謀刻日舉事勢甚危急施愛得其弟施合所告討殺孝
文及其黨與即欲詣闕啓達道路傳言平安軍士屯于咸興江
原軍士屯于安邊欲盡殺人物直犯京師人心惶惑遠近騷然
破產撤業棄父母捐妻子竄匿不暇 施愛悶其如是領兵禦賊
盡心措置而天愛惡逆之名豈人情天理也哉時端川軍民回
穆之辭亦類此

(B)
732.55
4724
[v.7]
no.15
0163752

昭和五年十月五日印刷
昭和五年十月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7]
no.15